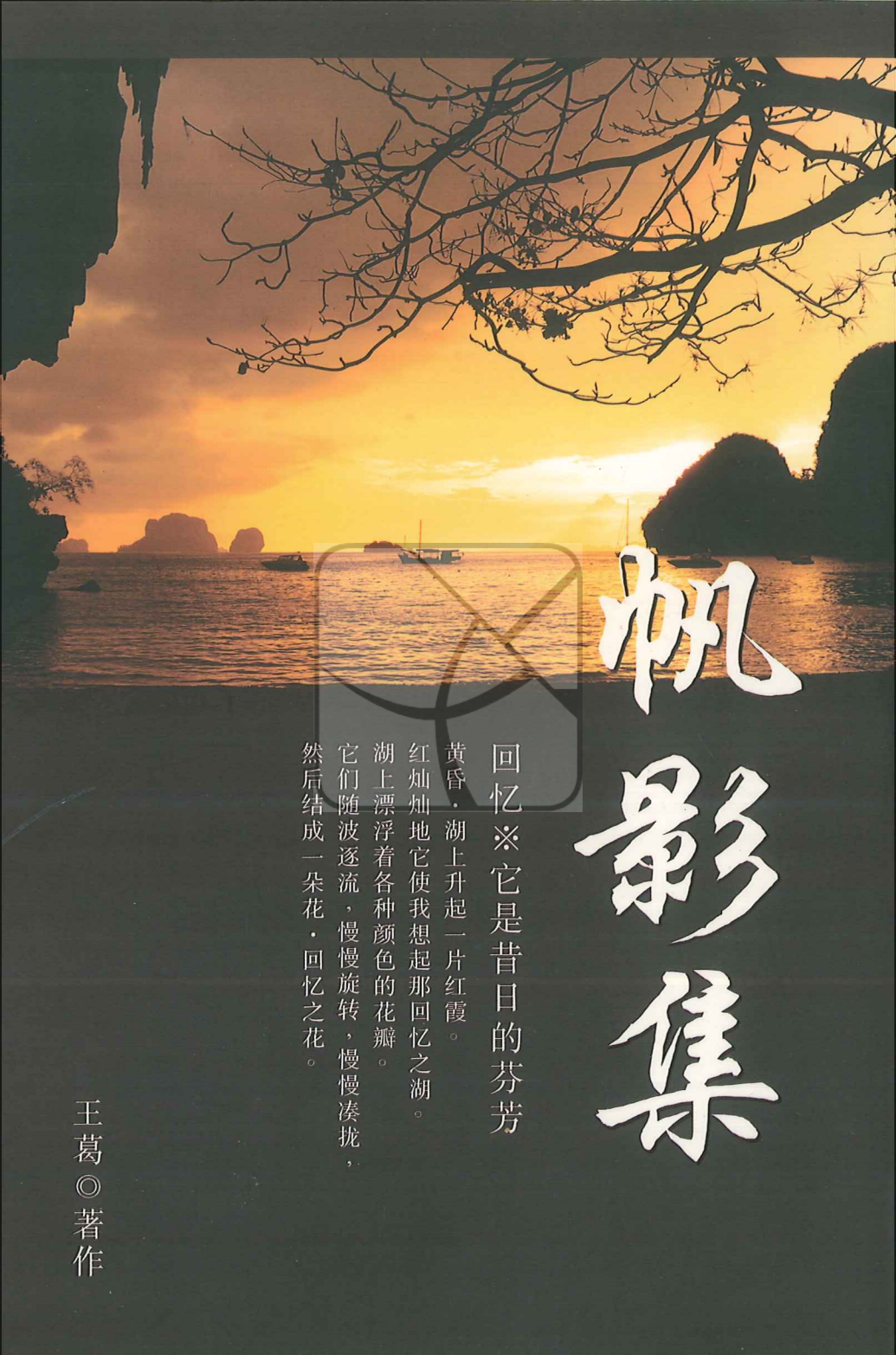




帆影集

回忆※它是昔日的芬芳

黄昏·湖上升起一片红霞。

红灿灿地它使我想起那回忆之湖。

湖上漂浮着各种颜色的花瓣。

它们随波逐流，慢慢旋转，慢慢凑拢，

然后结成一朵花·回忆之花。

王葛◎著作

帆
影
集



作者	王葛
排版	陆季雅
封面设计	郑淑琴
校对	漫延书房
出版	漫延书房 Dream Seed Publisher
	No. 16, Persiaran Batu Karang,
	Taman Kolej Perdana,
	31900 Kampar, Perak.
发行	漫延书房 Dream Seed Publisher
电话	+6 012 620 6801
传真	+6 05 466 1211
电邮	mydreamseed@yahoo.com
承印	漫延印务 Dream Seed Printing
版次	2014年6月 初版
定价	RM 25
国际书号	ISBN 978-967-0565-17-0

版权所有，翻印必究

本书如有缺页、破损、装订错误，请寄回更换

国家图书馆出版品编目资料

Perpustakaan Negara Malaysia

Cataloguing-in-Publication Data

王葛, 1922-2011

[Fan ying ji]

帆影集 / 王葛 著

ISBN 978-967-0565-17-0

1. Malaysian prose literature (Chinese). 2. Chinese prose

Literature. I. Title.

895.1852

本书由以下热心人士赞助出版

王宝源 RM 2000.00

潘进通 RM 1000.00

培德 1973 年毕业生 RM 1000.00

吴联荣 RM 800.00

邓长辉 RM 500.00

邓淑珍 RM 500.00

邓长权 RM 500.00

曾伟丽 RM 200.00

邓长瑞 RM 200.00

廖亚妹 RM 150.00

邓长福 RM 100.00

罗炳贵 RM 100.00

许松清 RM 100.00

林亚发 RM 100.00

许彩卿 RM 100.00

邓俊听 RM 100.00

序

我差点把王葛前辈的这本《帆影集》埋葬了。

如果不是遇见毅修，如果毅修不是他的高徒，又如果毅修不是回到高渊培德小学长校、承接王葛前辈生前的衣钵，《帆影集》就无法出土与读者见面了。情况就像陈雪风当时为《寂寞的桥》造序所言：“险被埋没的历史”。

遇见毅修是王葛前辈散文遗作出版的曙光初露，更确实说是希望。在我彷徨无计之时，毅修一口允应为王葛前辈的《帆影集》筹备出版；使几乎掩埋在文学殿堂阴暗处的散文佳作重现生机，确是马华文坛之福。

时间的节奏如疾风快马，我与王葛前辈迟来的相识一恍竟是三年了。那是 2011 年 4 月的艳阳天，退休的前辈在他高渊的角间寓所接见了邓长权、苏清强、洪建兴和我四人；两个月后我们再次见面时，老前辈即将他半生的心血散文稿及新诗作品交给我处理，寻找出版管道，并说如果获机会出版，要我为他的书写序。老前辈对我的期许和信任，令我受宠若惊，另一方面也使我感到责任沉重。

回来后，经过初略阅读，发现前辈已将散文作品编纂成《寂寞的桥》、《果园集》、《帆影集》三册。前辈是以 60 年代《路上》（王葛著，新加坡青年书局出版）的模式编辑，每册 100 页左右。我觉得过于单薄，逐根据他的写作年代分为《寂寞的桥》和《帆影集》两册。策划设定后，正要征求前辈同意，不想前辈却因

摔跤而入院留医，我只好自作主张了。想来这对前辈作家似有不敬。

将书稿分划妥当，我即开始寻找赞助人，几经转折，最后拿督林益坤先生挺身而出，作为《寂寞的桥》的主要赞助人，邓长权、何乃健、苏清多和本人也资助部分出版费用。难得的是陈雪风，早在 1962 年便评析过王葛前辈的《路上》，接到我的一通电话，竟二话不说，自动拔笔相助（真的拔笔，他不懂电脑），并说出版费用不足他可以解囊。斯时我已筹足经费，想着下一本书才向陈老开口；没想王葛前辈没等《寂寞的桥》竣工即骑鹤西去，而陈雪风也不经风雪，为王葛前辈抛下了〈遥祭〉之后，也与王葛谈文论对于九泉了。

“盖人老了，都必有一死。这是生命的规律。”陈老在〈遥祭〉中说的。

散文集《路上》当年获得年青读者热烈反应，短期内连刷二版，创下佳绩。我没有冀望《寂寞的桥》在销量上有什么奇迹，只想收回成本，作为第二本散文集的运作开销；可惜一来缺乏人手，二来又无行销管道，书本难以在市场上推出，致使卖书回收与印刷费用逆差过大，王葛前辈另一本文集的出版梦想迟迟未能兑现。

话说回头，转机是毅修带来的。他把出版的事交由培德校友会办理，获得大家的认同与支持。同时，高原上的农夫作家邓长权也为王葛前辈的书积极筹款，使《帆影集》可以顺利付梓。众志成城，这本书是培德校友共同的经营。作家王葛落脚高渊小镇，由教

职至当校长，桃李满门，本书的出版也可以说是前辈长校累积的余荫！

我虽是古稀之年，但称作家王葛为前辈他当之无愧，因前辈1937年已开始创作，那时我还没有出世呢！当他的散文在南洋商报副刊“世纪路”风靡年青读者的时候，我才开始爱上阅读文艺作品。

王葛前辈的文章不作文字上的雕琢，遣词运字浅显，却含蕴着诗歌一般的清新韵味；他的写作主题，多以热带风物为叙述对象，使人读来有亲切感。陈雪风在评述王葛的作品中写道：

“……而在《路上》这本散文集中，几乎是全部的文章都在写景抒情与咏物。然而，作者在写景抒情与咏物过程中，却是成功地描写出许多具体的形象和图画，抒发了丰富的感情与真实的生活感慨，并且通晓一些美丽微妙的想象，深入浅出地揭示奥妙的生活哲理；而给读者带来激发和启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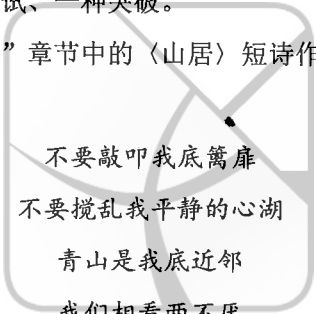
这是对王葛前辈散文的高价评析。王葛喜欢就地取材，高渊小镇的自然风光几乎都被他描尽了，橡树椰林、水果花卉、芭蕉野草、渔舟帆影、古庙夕阳，皆成为他呈献的主题内容。王葛前辈一路走来的表现形式，都在于写景咏物带出一个人生哲理，有时候难免有微微的悲凉，或者一些生活上的挣扎和感慨。

一般上，他的散文都不长，总游走于千字之内，不拖泥带水，没有陈腔滥调，讲究文字的压缩性，可称之为散文诗。到了1957年之后，王葛前辈的文风稍有改变，首先是文章的篇幅增长了，并

且喜欢在叙述中嵌入诗行，有些诗更另加标题，所以不少篇章文字都超出在两千字；惟运词遣字或内容风格上，依然保持过去那种轻快明朗、简洁跳跃的韵致。

这里我试举一个例子。他的长文〈橡实坠地的时节〉写出了五千余字，分“敲门”、“山雨”、“鸬鸣”、“坠实”、“复活”、“灰色的路程”、“珠子船”七个章节，每个章节都以一首短诗作结尾，依秩序是〈山居〉、〈更小的木屋〉、〈子非鸬〉、〈诞生〉、〈鸟萑底约会〉、〈蛙潜鱼跃〉、〈滋长〉。也许王葛前辈想在写作上一个尝试、一种突破。

我就以嵌在“敲门”章节中的〈山居〉短诗作为序文的结尾：



不要敲叩我底篱扉
不要搅乱我平静的心湖
青山是我底近邻
我们相看两不厌

*** **

不要问我待在这里多久
我已忘记自己底岁数
问青山多少岁
山中无日历，寒尽不知年

冰谷

2014年6月20日
写于大年草舍

目录

辑一：绿的呼唤

- | | |
|------------|--------------|
| 2 · 椰林 | 18 · 迷路 |
| 6 · 林外的阳光 | 22 · 水云篇 |
| 9 · 狭街里的植物 | 25 · 黄叶润 |
| 11 · 生活底态度 | 29 · 踏着沙沙的落叶 |
| 13 · 真真假假 | 33 · 橡实坠地的时节 |
| 15 · 绿色颇赞 | 44 · 落叶季 想落叶 |
| | 52 · 黄棕桐 |

辑二：花言鸟语

- | | |
|-----------|------------|
| 56 · 沐浴花雨 | |
| 59 · 篱上篱下 | 76 · 翠鸟 |
| 61 · 白花 | 78 · 美的形象 |
| 63 · 向日葵 | 80 · 黄鸟 |
| 69 · 木槿花 | 83 · 偶然 |
| 72 · 鸟语 | 85 · 白鸟 |
| | 87 · 色香及其他 |

辑三：晨昏语录

92 · 红云紫云

95 · 天边的红霞

98 · 黄昏草

104 · 五月底霞天

108 · 回忆——它是昔日的芬芳

118 · 破晓

121 · 星星底话

126 · 你在何处

129 · 夜之灯海

133 · 河上行

137 · 心灵底灯塔

141 · 雨洒落在心原上

辑四：乡野眺望

146 · 工作是多么愉快

148 · 本意

151 · 白帆褐帆

154 · 贝壳长啸

157 · 云雾篇

160 · 羊想

164 · 闲眺

168 · 烟囱

170 · 野火

173 · 两镢渡

179 · 水与桥

182 · 粉红色的桥

辑一： 绿的呼唤

一望无际的稻田，一片青葱葱的海洋。

而我不知几时，

已化为一只青葱绿翼的大鸟，在稻田上缓缓

缓缓地飞翔，缓缓地飞翔。

我沐浴在绿色的大气里，

我呼吸着清新的空气。

我精神抖擞，活力充沛，

我飞过东来盘过西，我好快活

椰林

最近因为气候转寒，鸦群也一天比一天来迟了。

在以往，它们总是在在我底闹钟警响之前抛下鸣子，把我催醒；但最近，我底闹钟警响了好一阵，它们才姗姗地飞过我底屋脊。

有时我想，居住在大自然底怀抱中，也会错过时刻吗？

一个年头，我在椰林中度假的时候，天刚破晓，窗外的鸡蹄声，鸟鸣声便把我催醒过来了。隔着窗板，我听见外头还洋溢着一阵诱人的，幽美的气氛，使我毫无犹豫地披衣出门，投身沐浴在绿色的朝气中。

在大自然底怀抱里，一切人工的物品都变得笨拙，像在纷纭的商铺门前悬吊着一只歌鸟，或是在车辆驰骋的道路上阻塞着牛群鸭群一般地尴尬与可笑。我想假如日后我有机会在林间憩居，首先我要把厅壁上的挂钟卖掉。

不用钟计，我只要看见满身乌黑的长尾鸟从丛林外飞回来，在

叶荫下静静地擦弄着它底毛翻时，我便知道黄昏已经不远了。不信你听：牧童正远远地吆喝着牛群回来了。

那些马来的牧童，一个个骑在牛背上，头上戴着不相称的，方大的笠帽，样子非常滑稽。鞭子横抱在臂上，他们并不急于把牛匹赶得快一些。

这时，林中一时竟喧嚣了起来。各种各类的鸟，都飞回来投宿了。

最吵闹的是八哥。它们底数目又多，声调又噪，确实不太逗人喜欢。它们竞相啄着，推挤着，从这一棵梢头逐赶过那一棵梢头，不知何时才能罢休？

这是林中最喧嚣的时刻，那个情景有点像闹市。

我欣赏着。

等到最后一头牛匹在篱门口消隐后，林里才渐渐休静下来。

而在那篱脚草丛间，虫鸣开始响了。

在椰林中，风头最健的要算是火鸪了。这里那里，它们不时鼓动着风球一般的舌头，啖着悦耳的鸣声。其次是翠鸟。它们藏伏在远处水草中，激起一阵阵的长鸣，使人想起一把把的羽箭，由水里飘起，留下缠绵的余音在大气中缭绕。那时我还不足二十岁，我很想念那鸣声的鸟，我曾经为它写下这样一首小诗——

从水上飞起的

连环羽箭，

悠扬又飘飘；

我想念

那鸣声之鸟！

在椰林中，只要起风，椰梢便会像海涛一般沸腾起来。试想：在上头，叶之浪正在愤怒地汹涌着；在这底下，便是我们底屋子，而且是脆弱得不足以信赖的亚答屋子。

假使你是初次投宿的人，你能安睡？

我来椰林中度假的第三天便遇着这样的情形。我听着外头震响的风涛，我想万一椰树断折呢？或是椰子摔下来呢？……

久久，我不能入寝。

这一夜，我做了一个梦 ——

风暴正侵袭着太平洋上的海岛。椰梢被折断了，屋顶被揭去了；我死命地抱住一棵树头，而风犹不留情地把我底双脚拖浮起来。

第二天醒来，我在床上听见鸡群照应欢欣地在觅食，林鸟照应在梢头啼啭。但板壁隔不住，习习的外头的凉风从缝隙钻进来，使我意识到外头的空气比往常更其新清与宁静。

我一壁翻起身子，一壁想：风暴已经过去了？它在什么时候过去的呢？

我还记得：风刮了好一阵后，还带了惊人的骤雨。

我照应披衣出门 ——

一片新生的气象泛进我底脑海里。

覆满在地面上的枯枝断梗，椰壳椰花，在一夜之间都被雨水流净了。那些绿叶，往常蒙上一层暗郁的蛛丝尘粉的，此刻也被涤拭

得明净油亮了。

到处呈现者一片新生的气象！

原来昨夜一阵暴风雨是为洗涤这林间的污浊而光临的。为了涤除这些厚积的尘埃，及冲弃这些紧结的蛛丝，风雨底来势是稍微猛烈些。我们不难想象得出，那些寄居于危巢的鸟群处境吧！

然而，此刻林里的生物都在枝头啼啭，或在空中颀颀，它们都表现得多么欢乐！是的，暴风雨过去了，它们都侥幸地保留住弱小的生命，它们底欢乐是必然的。

而我，一个脆弱的人，在风暴起时便深躲在屋子里，不但不能予它们一臂的援助，还忧虑这一些怯懦的，自身的安全。现在，风暴过去了，我却挺胸昂首，跨迈在林间欣赏着雨后的景色，吸收着新鲜的空气？

一阵机隍与灰色深深地溢上我底心头。

一九六〇年

林外的阳光

晌午，宁静得像一汪死水。

七八头飞虫，在篱落间低飞。它们忽徐忽急，忽高忽低，好像在水面上欣赏它们自己底倒影，而且由各种角落去评鉴自己底丰姿。不然，就是记起昨夜枕上那一林飘忽的梦痕，待认真追寻它时，却隐退在虚无的幻景里；于是急的在空中乱兜圈子，冀求在偶然的机缘中把它圈捕住。

他们这样明目张胆，在光天化日下自我陶醉与梦幻，安知篱落林梢间没有一只黄雀，在垂涎地窥伺着？

你看，我竟无端替这一群可怜的白日梦幻者担当一份负荷呢？

我此刻坐着的地方，正对着一座葱茏的橡胶林。要是我有兴趣，我可以站起身来，像往日一样地倚立在门边，眺望着那叶影斑驳的林径。这些长满了野草的林径已经够诡秘了，如今更在上头罩满繁枝与密叶，逐渐发现得荫翳森寒了。

不必挑择，循着其中任何一条径儿，眼光带着思维在林中踽踽

独行，一时竟觉得自己异常渺小。虽然有时我故意挺胸缩腹，把步履拼命跨迈出去，但仍觉得在这绿叶底海洋里，我走得跟一条毛虫一样迟缓。

一枝桠枝被落叶压得低低地垂下来，我伸手想攀抚它一下，竟意外地接触不着。有时一丛长得特盛的野草，或是梢头偶尔一声怪叫都使我踌躇不敢前进……

我常常纵放了思维，在这些林径上跋涉颠仆，像颠仆在长长的，又崎岖的梦中道路！你也许会怪异我为何要这样折磨着自己，为何要使纤弱的思维去奔走艰辛的道路？

这当然不会没有理由的。

原来在这座橡树林底彼边，伸展着一条开朗的大道。丛林底这端望过去，可以看见一片灿烂的阳光，在林外闪耀。透过这一段荫翳森寒的林径，那阳光显得更其温熙与美丽！

每天，要是我有兴趣，我就站起身来，倚立在门边，眺望着那些叶影斑驳的林径，然后驱着思维，在林里探步；然后穿过林径，抵达尽头，在温熙的阳光下蹈跃。

虽然在时间上这只一瞬间的事，但我已尝到了最醇美的甘泉。

想到这里，我便自然而然地站起身来，倚立在门边了。

前些时，我们兴致冲冲，说要穿过这座橡林，到那阳光璀璨的林边去溜达。

我们在林里奔走。草叶搔爬着个人底脚踝，草仔附满着各人底裤脚，我们怜惜地拉撚着这一根野花，又牵扶着那一根野花。我伸手抚摸着那些粗糙的橡树干，使人觉得有一种亲切之感！

我们轻快地走着。我们底目标是那闪耀着阳光的林外。

忽然，出我们意料之外的，一条沟渠无声息地搁卧在来路上。
这条沟渠虽然只有五尺来宽，但因沟水满涨，加以我们都是著干袜长裤的，一时竟把大家给愣住了。

你可以想象得出这个失望是多么地大！我们几个人在沟边兴叹了一阵，只得回头。

一九六一年



狭街里的植物

不必具有优越的条件，便能倔强地生长着；你狭街里的羊齿植物，你深知生活底意义！

一撮沙泥，一瞬阳光，寄附在墙壁上，便能够生长下去，而且长得那么荣茂！

这条狭街还没有五尺宽。白天里，阳光像生疏的邻居，经过你底门口，向你淡淡地打了一个招呼，便匆匆地走开了。有时在阴霾的日子，根本连太阳底影子都没见到。然而，就在这么恶劣的环境下，羊齿类却把根须顽强地紧贴着墙壁，而且互相交缠着，拼命把身子撑直过来，尽可能地承受这短暂珍稀的赐予。它们不但没有死亡，却照样地能够滋长发芽。没有补充营养，单靠这墙壁上的一些泥沙，也能勉强维持下去。没有水，吸收空气中的水分，与夜间的水露吧！假如遇到一阵骤雨，那是额外的恩典。

开始不过是那么孤零零的一两片叶儿，瘦弱地贴附在墙壁上。人们经过，都没有注意到它们。可是日复一日，它们便在人们底不

觉中逐渐繁殖成一大家族了。只是街左街右两边的墙壁上，都被羊齿植物吞蚀了。一片荫森葱郁的气息，侵罩着这整条街堂。人们经过这里，都不得不挥臂俯首，把凤尾般的叶片儿扫开。谁相信它们是缺乏阳光和土壤的生物呢？

不久以前，这些无辜的，可怜的植物们，不知怎样惹起那位黑肤清道夫底怒火，竟遭遇到惨暴的侵害。他用长长的通沟竿把羊齿类的家族全部扫落下来。一个时期，人们经过这里，都不必披枝抹叶，低头而去。可是曾经几时，植物们又荣滋起来了。我不解它们是怎样复活的？有谁比这更强的求生欲呢？

不必具有优越的条件，在恶劣的情况下也照样能够生长下去；
哦！你狭街里的植物，你深知生活底意义！

一九五八年

生活底态度

田面上，普遍地奔爬着一种藤蔓，它们开着喇叭形的小蓝花。如果你是习惯于迟起床的人，你将永远看不见它们底花朵，而且还会以为它们是不会开花的乱草；因为它们底花都在黎明时分开放，而在日出之时，便迅速地敛萎了。

藤蔓本来是田野间一种最普遍的野生植物，在农人们底心目中，它们是一种下贱讨厌的，难于处理的草蔓；但现在我却要在这里特地提起，使你不得不注意到它们一下。

像一群淘气的孩子，它们在田面上拉拉扯扯地竞相奔跑着。一个女孩子经过，顺手扯下一大段，随即不经意地在路上扔掉。一个男孩子走过，粗暴地在它们底身上任意践踏着。但是撇开这些防不胜防的意外打击及残酷的款待，藤蔓依旧茂密地滋长着，迅速地繁殖着。只要剩下一段条梗，它们便能敏捷地攀附上去，把身子撑直起来。

旱天里，它们把根须深深地散佈到泥地下去，艰辛地生活着；

雨季里，你会大大地惊慑于它们的坚强的生殖能力。

女人们害羞的眼光下，它们是微不足道的野草乱蔓，因为那些花蕾底寿命是那么短促，人们还未稍加留意它们便敛萎了。然而，在自然界竞相图存，优胜劣败的条件下，它们却是不可侮的进步的植物。那些花朵算得了什么？在传播种族底过程中，结实才是最重要的工作。今天，农人底锄头把它们整家族连根掘起，化成一堆灰烬，明日那些深埋于泥地下的种子又倔强地长起；只要稍为大意地予它们以喘息的机会，田面上特又迅速地恢复往日的荣滋。

在黎明时分它们匆促地开放着蓝色的小喇叭花，在日出之时便迅速地敛萎。——时间不容许它们再事延留，它们要争取太阳底光和热，去培植下一代底生存工作。

今天，在篱垣上，短墙上，甚至在半枯萎的老树身上，都紧密地附满着这些倔强的藤蔓，任你如何牵扯也难于把它们完全摘除。

我们可以轻视它们吗？

我们可以唤它们做下贱的植物吗？

环境那么恶劣，条件那么欠缺，它们却能一直苦撑下去，生存下去。假如没有惊人的信念与毅力，谁能够这样做呢？

对于这种生活底态度，我们难道不该肃然敬佩吗？

一九五八年

真真假假

风走入橡树林，摇撼着树梢，绿叶都慌张失色；风就吃吃地笑起来了。

风吃吃地说了一个真的故事，

说了一个假的故事；

它绘声绘影，把真真假假的故事说活了。黄雀躺在地上，斜斜地伸出一只翅膀晒太阳，无意义地啄着沙砾。

山泉走进沼泽地，碰撞着泥涡，弄浊了一池清水；山泉就汨汨地笑起来了。

山泉汨汨地说了一个真的故事，

说了一个假的故事；

它绘声绘影，把真真假假的故事说活了。

银鱼浮上水面，在叶影下张开小口，无意义地吞下一口水，吐出一口水。

女孩坐在檐溜下。

男伴比手划脚，喋喋晓晓。

他喋喋地说了一个真的故事，

说了一个假的故事；

他绘声绘影，把真真假假的故事说活了。

女孩笑红了脸，笑弯了腰。

男伴得意洋洋，继续喋晓下去，更多故事从他底嘴里滑出来。

当然是真的少，假的多。

最后，女孩终于听出破绽；

她站起身，嗔怒道：“不要再说下去了！你底故事都是编造的。”

男伴愕然，不敢再喋喋。

而不知什么时候起，绿叶也不再吃吃，它已经口吃了；

山泉也不再汨汨，它已经汨没了。

风走入橡树林，摇撼着树梢……

山泉走进沼泽地，碰撞着泥涡……

男伴在檐溜下，比手划脚，喋喋晓晓……

我们每天都在聆听真真假假的故事，

重复真真假假的话语，

接受真真假假的情意……

但是假的迟早会露出破绽，遭人鄙夷的。

一九九一年三月

绿色颂赞

（一）绿色的雨水

雨水，你说，它难道不是绿色的？

它淅淅沥沥，洒了大半天，院子里的花木都青翠欲滴了。

去篱外走走，溪水也绿油油地。鱼儿弓弯着尾鳍，鼓扇着胸鳍，安闲地在绿水中憩息。

我在雨中走来走去，雨淋湿了我底脸。我底脸是否被染绿了呢？

在池边照照看，嘎，我底脸孔也是绿色的。

我深深吸进几口绿色的空气，我底肺脏也透明翠绿了。

雨不浇叶叶不绿，谁说雨水不是绿色的呢？

(二) 绿色的梦

昨夜梦里，也见到雨水。

雨丝密密麻麻地洒落在稻田里。稻禾挥臂扭腰，在雨中浴沐，渐渐地翠绿就加深了。

一望无际的稻田，一片青葱葱的海洋。

而我不知几时，已化为一只青足绿翼的大鸟，在稻田上缓缓地飞翔，缓缓地飞翔。

我沐浴在绿色的大气里，我呼吸着清新的空气。

我精神抖擞，活力充沛，我飞过东来盘过西，我好快活呀！

有时候梦也会使人快乐的。希望时常走进绿色的梦里去。

(三) 绿色的国家

邻国一人家砍掉屋前一棵树。这棵树虽然是他亲手栽种的，但因没申请准证而遭受科罚。我想，这是保护绿色的科罚吧？

由于滥伐树木，绿色越来越稀少。人们正在为亡羊而补牢。

听，到处是保护地球，保护绿色的呼声！

在欧洲，在美洲，不计其数的绿色巨无霸被砍伐殆尽，一座座城市在原地建立起来。目前我们去欧美旅游，只见宅前宅后都栽植着几棵树木。这些绿色小侏儒只是欲盖弥彰，岂能补替过去之损失？反观本邦及东南亚一带，热带雨林依旧迤邐绵延，苍翠蓊郁。

在现世纪，中东地区底空气是黑色的；欧美灰色；只有本邦及东南亚一带，空气是绿色的。

欧美人士结伙到这些地区来旅游，岂止是来寻幽探胜而已，其实他们是来沐浴绿色，畅饮绿色的。

当他们回归国土，亲友们都围拢过来，指手划脚，赞不绝口

“看，看，他们底皮肤，他们底头发都染上健康的绿色！”

而游客更神气地说道：“还有，我们底肺脏也是翠绿的呢！”

这些话使那些没有机会出国的人士羡慕不已，夜夜温溺着绿色的美梦。



一九九三年

迷路

太阳西斜的时候，我在林子里迷失了路。

我走来走去，走了好多路，结果，发现走不多远；只在一棵大树下打转儿。

我心烦意乱，逐渐焦急了。

猛然想起孩提时听老人家讲故事：森林里有拦路鬼，时常欺负单身行旅。在潮州戏台上也见过这种鬼。它底扮相是披头散发，掬了一捆草席，蹑手蹑脚，猥猥琐琐，隐随在行旅身后，你往东边走，它张开草席，在东边路头拦住你；你往西，它拦西；直把你整的筋疲力尽，萎顿在原地。

莫非此刻我在这里遇着拦路鬼？

唉，唉，我怎么会萌起这种荒谬的念头呢？该不是我底意志失控吧？

意志是引擎，它策动身躯，在人生底道路上疾驰。一旦失控，它是会出乱子的。我必须立刻降低速度，让它恢复正常操作。

一只萤火虫在我底身边飞来飞去，老是飞不远。莫非萤火虫也迷路？

今年雨水特别多，低洼处都积满了水，池沼处处，这里蛙鸣，那里蛙鸣，难怪萤火虫找不到它底老家了。

萤火虫，要是我把你当做向导，岂不误事！

记得刚才是在三岔路口遇见你的。你一路跟着我走，走到这里，我迷路，你也迷路。

我看我们还是在这棵大树下歇一歇。我陪着你，你陪着我，待黄昏星出来，然后辨认方向。找到了三岔路口，我们就可以脱身了。

暮色象一头大黑熊。它悄无声息地朝我底身边走过去，一路上把树木吃掉。不久，就把整座森林吞噬了。

我伸手不辨指掌。我寸步难移。现在，我才知道黑暗是多么可怖！

而萤火虫不知什么时候已飞走了。

黄昏星，你为何还不出现呢？我颤栗了。

年青时曾在胶园度假。在睡梦中常被凄厉的啸号声惊醒。在黑暗的林中，啸声此起彼落，听得心惊胆战，以为是山魅野鬼作祟。后来，听割胶人家说起，才知是他们在林里割胶时互相联络的信号。

此刻我困陷在这里，何妨试用这种信号求援呢？

我深深吸进一口气，双掌凑在唇边，引吭长啸。

我呼啸了一声，立刻血气畅通，精神抖擞，胆子也壮大起来了。

我继续呼啸。

三声过后，远远有啸声传来。

我心头大喜，知道有反应了。于是间隔十分钟我就呼啸一声，而对方也以啸声回应。大约一个钟头以后，两个人打着油灯，寻找到我身边来。

来带我走出森林的两个人是叔姪关系。我们一边走路，一边谈话。

叔叔问道：“怎么走进森林的？”

“最近收集青蛙标本。我在林外经过，听见林子里蛙鸣大作，就走进来了。”

他们告诉我，迷路的也不知我一个人。去年一个商人看见树上结着许多红色的果子，就走进来。结果，他迷了路，在林里挨过夜。第二天人们走进林里拾柴薪，发现他脸色苍白，瑟缩在那棵大树下。

借着灯光，我回头望大树，才看清楚它是一棵好大的树。树根头突破地面，象一窝蛇豕四处游走。桠杈间寄生着茂密的羊齿植物。羊齿和野山兰底根须把枝干缠绕地毛茸茸地，好象一根根粗大的魔手。

离树不远，兀立着一座巨大的黄泥堆，高与人齐。泥堆前面有祭祀烧剩的香枝烛脚。

我暗自纳闷，在树下逗留好几个钟头，怎么没看见这座黄泥堆呢？

姪儿问叔叔：“这座林子并不算大，怎么时常有人迷路呢？”

叔叔沉思道：“我想也许是这棵大树有问题吧！由于这棵树太

大，遮天蔽日，树底下长年淤积着雨水，树叶野草虫豸在水中腐烂，化为毒气，经久不散，尤其是在傍晚时分，毒气更重。这种毒气吸进肺里，神志可能恍惚晕眩，或是中毒昏迷。”

我听了叔叔底分析，觉得刚才有一阵子全身乏力，神志不清，不知是否轻微中毒？

叔叔又问道：“怎么学会啸号的？”

我告诉他向割胶人家学来的。

“这是割胶人家在胶林中的语言。”叔叔点头道：“刚才我听出你底啸声有恐惧和求援的意思，我们就赶来看看了。”

“你真了不起！”我称赞道：“我是这个意思。”

啸号是一首歌，各人随他底心意填歌词。你是怯惧、无畏，或是求助、支援，或是鼓励、谴责，熟谙这种语言的人都能在啸声中表达交流，心领神会。

姪儿忽然大笑道：“幸亏你会啸号，不然，可要在林里过夜了。”

我笑不出来。我想起那个迷路的商人，在树底下不知如何狼狈。最后想是饥寒交迫，心力交瘁，抱着树根，不知不觉地睡去。

来到三岔路口，我向他们再三道谢。

猛抬头，看见黄昏星晶莹地挂在天上。原来黄昏星早已出现，只是林子里浓密的树叶把它掩蔽了。

一九九三年

水云篇

雨后的青山，升起缕缕云脚。她们在山腰间袅娜飘飞。云脚凝合在一起，汇成条条大河，浩浩荡荡；分散开来，像一窝飞龙，满山奔窜。

云流，它是山岭底思维。绿色的巨人，此刻你在想些什么？

我是一片白云，流落在尘寰，被污染了几十年。肩上负着千斤污泥，飞也飞不起。

去爬高山，寻找昔日的友伴。我痴痴呆呆，笨笨拙拙，爬到半山，已疲惫不堪，只得倚靠在高岩旁；像一条湿布巾挂在高岩上。

在这里，我倾听瀑布之歌，啜饮绿叶之汁，不知过了多久，身上的泥块层层剥落。身体释了重担，慢慢飞腾起来。

我游下壑谷，会见了友伴，在山腰间缭绕游逛。

在我年青的一段岁月里，我曾经作客山庄。

每天晨昏，我独自爬上山头，坐在岩石上，向四方眺望。

我望见蓝色的海洋和绿色的林梢，公路和列车，市镇和工厂；
高高的烟囱喷出滚滚浓烟。

最后，我看云流。

我看云流在变幻。起初她像一座楼阁。慢慢地楼阁坍倒了，幻
为海滩，滩上堆叠着许多山岩。后来，山岩又幻为无数绵羊……

有一次，我和亲戚底儿子一同去看云。

我指着一对云层说：“这堆云多像一群凶兽，张牙舞爪，咄咄
逼人！”

阿福看了一会，摇头道：“看不出什么？”

我笑道：“你心里想它是山是塔，看着看着，它就越来越像山
像塔了。”

阿福再看云。看了半晌，向我苦笑，摇头。

我大笑。笑声在山谷里回响不止。

在我寂寞的时候，我常常私自衡量，水流和云流，谁比较聪
慧？迟钝？谁比较超脱？庸俗？

水流一面奔走，一面唱歌。当她遇着顽石阻碍时，她底歌声更
激昂，更嘹亮。她爬上高岩，和伙伴手挽手一起跃下峭壁，冲下峡
谷，流入平原。

山流在平原上想恣意蜿蜒，可惜受到堤防底约束，不能如愿，
便愤怒地咆哮，猛力地冲撞。

最后，才摆脱桥梁和堤防，流入海洋。

在这里，她遇到大河小河。她们都恢复了自由，都兴奋地讴
歌。雄浑的歌声汇成一支大合唱，激起澎湃巨浪！

日日夜夜，河水在海洋歌颂自由底可贵！

云流比较含蓄。她富于沉思。

在旭日底前面，她是晶亮闪烁的银辇，满载着珠圆玉润的露颗，倾落园林田圃。

傍晚，她是瑰丽的彩色云。她在遥远的西天，堆砌起一座座巍峨的殿堂。我好想划动鸭艇，驰向那诱人的地方。

晌午，云流封闭山道，躲在壑谷里写诗。

她们把诗写在虹桥上，呈献给太阳。

后来，我稍长大了，才知道云流和水流，原来是一对孪生姐妹。水流游倦了可以飞去山中做云流；云流游倦了可以跃下河中做水流。

云流本身就是诗，水流把它谱成曲子，为乐章。两者都一样聪慧和超脱，不可分开的。

此刻，我已涤净身上的泥垢，轻轻松松，在山中飘飞。

我游下壑谷，会见了昔日的友伴，在山腰间缭绕游逛。我们凝合在一块，汇成条条大河，浩浩荡荡；分散开来，像一窝飞龙，满山奔窜。

我想，此刻不知有没有一个年青人，像我年青时一样，坐在山头上看云；看云变幻他所想象的东西？

一九九六年十一月

黄叶涧

落叶季。

黄叶随风飞舞，像一群出巢的黄鸟。

黄鸟越飞越远；风定了，黄叶却悄然落下。

它覆满林地，覆满林下小径。

（落叶的季节里林下没有途径。）

它落下溪涧，填满溪涧。

涧上架着双木桥。我在桥上徘徊。

桥下水已干涸，满溪满涧都是黄叶。

黄叶之流悠悠打桥下流过。

它流逝人间悲欢离合的表情，流逝人间阴阳圆缺的岁月。

黄叶饱历沧桑。黄叶之溪涧也叫智慧底溪涧。

看见又厚又大叶的大叶树，我渴想在叶片上写诗。

此刻，橡胶树落叶了，它底叶子并不太大，我想它只可供我写

小诗。

一点小小的火花，在脑海里一闪；

不假思想，不加润饰，即刻把它抓住，记录下来。

轻松，简短；富于韵味，深含哲理；可以吟咏再三，时时在你底心灵中闪亮。

谁说小诗不能在诗坛上立足？

我在黄叶上写了许多小诗，旋又把它们掷下溪涧。

涧上架着双木桥。我在桥上徘徊。

桥下水已干涸，满溪满涧都是黄叶。

黄叶之流悠悠打桥下流过。

黄叶片上题着我底小诗。

黄叶底溪涧也叫小诗底溪涧。

以下是从黄叶溪涧里捡拾起来的小诗，一共是七片 ——

(一)

黄叶饱经沧桑

它由稚嫩转为枯干。

叶片上纵横脉络

说明他一生之起落。

(二)

在双木桥上流连

我底诗绪满溪涧，

跌坐在溪涧岸边
编纂黄叶底诗篇。

(三)

在风中写黄叶诗
在雨中写黄叶诗
在没有风雨的晌午里
我堕溺深深的诗思。

(四)

斑鸠最善于颂诗。
在胶林深深处
它们再三朗颂
黄叶底新诗。

(五)

黄叶在清晨飘落
黄叶在黄昏飘落
它们都赋有霞色，
它们都一样快乐。

(六)

有些人收集贝壳
它有海洋底泡沫。

有些人收集黄叶
他爱在诗土里蹉跎。

(七)

把贝壳串成项链
挂在温暖的胸前。
黄叶可以做书签
夜夜饱读诗篇。



一九九一年二月

踏着沙沙的落叶

踏着沙沙的落叶，我在黄昏的径上漫步。

在那日落的西方，涌起了一大幅云脚。今天因为太阳下山较早，此刻它底余晖早已消逝了，是以这些云都没有彩色，而是清一色的纯白，在边缘上镶着晶亮的银辉。

我一面踱着步，一面在看它变幻 ——

不久以前，它堆成一系列峻峭的峰峦，非常壮丽；此刻峰峦崩毁了，却漾成一片浩渺的云海，翻翻腾腾，无边无际。

但云毕竟是云，它并不是太阳。它只能在天边这么不停地幻变着，逗你喜悦而已。此外，它并没有别的派用场。它并不能像太阳那样地照耀着大地，把黑暗驱除。是以当它正在幻变得起劲的当子，黑幕已在橡林里逐渐加深了。

在橡林底边缘里，住着三数人家。他们是割胶工人。承蒙园主宽宏大量，拨出这一个角落给他们棲身。他们底屋子被繁枝密叶荫蔽着，看去非常阴森可悲。我真替他们底健康忧虑呢！现在天已薄

暮了，我可以告诉你们这些人家在做些什么事：妇人家在洗洗碗，喂食孩子吃饭。男的刚回家，正在洗澡，或者已经洗过了澡，在门前做着一些琐事。由于想节省油钱，他们还不想上灯；因为天色朦胧，依稀还可辨认景物。他们要等到天全黑下来了才会上灯的。

前些时日，我在窗口闲眺。我看见林子里闪烁着三数盏灯光。在黑暗的林子里，它们底光焰特别亲切，特别温暖。我兴奋地眺着它们，好久好久不曾转眼。现在才知道那些美丽的灯光，是从这些贫苦的人家照射出来的。

灯光並不因掌灯人贫穷而黯淡下去。只需有火种，它就会发出灿烂的光焰。

他们都是安分守己的良民。他们日出而作，没有做亏心事，最少他们底心地是坦然的，夜里不会有噩梦惊扰。

愿胶工底生活获得改善，让他们过着明亮的日子。

踏着沙沙的落叶，我在黄昏的径上漫步。

我一面观察这些埋藏于叶海里的人家，一面对自己解释道：“他们虽然贫穷，却有善良的靈魂！”

我拐了一个弯，瞥面是一座山。山虽不高，却很清秀，很亲切。它使我重温孩提时之梦境。那些过去的童年，它不像一场美丽又遥远的梦么？

那是我底老家。站在晒台上，可以清楚地看见山上的绿树与褐岩，幽径和炊烟。但是我所向往的不是这些，而是那在夜间忽隐忽现，在黑林里浮沉移动的火光。我第一次发现它的时候，我兴奋得叫出来声来。后来经过我再三的寻问长辈们，才知道那是山中夜行

人底火炬。从那个时候起，我对火炬就有了亲切感。我觉得它很温暖。它照亮了我胸中的另一把火，和它一起燃烧起来。

可是，朋友，要是你曾经身历其境，你就不至于像我这样地产生这份写意的念头了。不要说夜间，单是白天里，翻山越岭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那些斜峻的山坡都披上了松松的黄泥沙砾，而且不长寸草。你得把鞋子脱掉才能爬得上去。但是住在城市里的人底脚都是娇宠惯了的，想赤足在这遍地布满着芒刺一般的橡胶树根上行走岂是好受的？而那些山居的人家每天上山岭下岭都是赤着脚底，那些树根荆棘都刺不痛他们底厚茧。有时为了一些事故，比如遗失了一把镰刀，或是丢失了一只鸡，还要擎着火炬，在黑暗的山径上寻找。

惭愧得很，自从那一年我避兵乱在山中住过一些时日后，以前那一份旖旎的思绪早已消逝了。

清早四点钟，除小孩子外，全家男女都派用场。他们吃了早饭，装束停当，最后在额头上绑着火炬，分头走入山林里去。

在崎岖漆黑的林子里，火炬是割胶人底伙伴。它给他们温暖，并且鼓励他们，给他们力量。

全家人这么辛勤地工作，他们底精力不会白耗，起码他们能够维持一家大小底温饱。

踏着沙沙的落叶，我在黄昏的径上漫步。

我此刻脚下所践踏着的落叶并不是橡胶树底叶子，它们都是从另一些果树上飘落下来的。但我看橡胶树底叶子也相当老迈了，它们距离飘落的时节还会很远吗？

在落叶季里，橡叶不断地随风飘落下来。它覆满沟涧，覆满幽谷。林地上也覆着厚厚的枯叶。蜥蜴从幽谷里爬上来，住在枯叶堆里。一些愚笨的鹌鹑，还在叶子堆里孵蛋呢。

这时，这些住在林子的人家便把一些枯叶扫集起来，拌杂了一些残枝断梗和泥块，堆集得高高地，然后开了火口，慢慢地薰成一堆火烧泥。他们要把这些火烧泥铲去埋在香蕉树木瓜树根下，希望结出肥大的果实。

呵，呵，对于这个不太过分的希望，我们难道不该祝祷它付诸实现吗？

在平日，他们也会扫集一小堆枯叶草根，在傍晚时分燃烧起来，驱除林中湿气和蚊蚋。

在以往，我曾经把这些野火形容作美丽的女神，她们裸露着胴体，在林子里舞蹈。于是现在，我却要大声向野火呼吁，请她们燃烧得炽烈一些，好把林里头的蚊蚋驱走，让那些劳苦的胶工们得到片刻的安宁，和片刻的温暖。

一九五九年

橡实坠地的时节

(一) 敲门

恬静的日午，篱外有一声剥啄。

是谁，踩踏这覆满落叶枯梗的林径？

是那一只熟悉的手指，跑来林下敲叩我斑驳的柴扉？

哦，七月的阳光时那么温暖！

她从浓厚的云层隙缝中洩漏下来，筛过索索细语的密叶，一些也没有威严。

我摊开双臂，仰起脸儿，承受她一双温暖的慈爱的手掌。

孩提时家人在露台上赏月。我躺卧在冰凉的竹席上，让月光抚摸我底脸我底手，并且问母亲，月光能照黑皮肤吗？

月光是冰冷的，日光是温暖的；你喜欢月光呢，日光呢？

嘘，梢头的鸟雀，你们忽然间这么喧嚣起来，你们把我底思维撕断了。

你们难道是预言暴风雨将至吗？不是你们提醒，我还没留意到呢！

云层越发堆积得沉厚黑黝了。我得趁早把篱垣修葺起来才好。

谁知道这一阵雨要缠绵五天十天呢？

山居

不要敲叩我底篱扉

不要搅乱我平静的心湖

青山是我底近邻

我们想看两不厌

不要问我待在这里多久

我已忘记自己底岁数

问青山多少岁

山中无历日，寒尽不知年

（二）山雨

山中下雨，有时候持续了十多天。

雨水多得惊人。胶沟以及低窪处都潴满积水。蛙鸣大作。它们在水中求偶、交尾、产卵、忙碌的很。

山径泥泞滑溜，谁也不想下山购物，只得吃咸鱼干粮及罐头食品。

有一次，我上山顶去拾柴薪，适逢山脚下雨。

我在山头上俯视，只见山腰以下，一片白茫茫，什么也看不见。行云水雾如一大群龙蛇在山头上奔腾飞扑。云雾也扑上我底脸。不久，衣服就润湿了。

暴风有时也跟随着阵雨后头，走来山区，大肆屠杀。

整座橡林几乎被它搅翻过来。枝干被扭曲，树梢被楸下来压在地上鞭打。

我躲在木屋里，战战兢兢，恐怕我底屋子被它拆散，桌椅一件件腾空飞去。又想起那些住在梢头的众多鸟雀，尤其是那些日夕和我作伴的斑鸠，它们无掩无遮，不知如何避过这阵浩劫？

更小的木屋
要是那一天你来造访
遇着风暴
你可愿意

和我共乘一片锌板

飞越海洋

飞落在遥远的岛

你可愿意

和我携手

搭建一间更小的木屋

在那里住下

直到那一天又起风暴

把我们带回来山区

(三) 鸠鸣

这座山林中鸟雀很多：长尾鸟、喜鹊、啄木鸟；斑鸠火鸠更多。

每次雨过天晴，鸠鸟三五成群地飞落地面，啄吃被风暴扫死的昆虫。

它们就散居在浓密的胶林里。每次饱吃过后，雄鸠就啼鸣。有一两头斑鸠底鸣声很优美，低沉宏亮，使人怦然心动。好几次我在树底下逡巡徘徊，总是缘慊一面。

在山中听鸠鸣，它们是奔放的，快活的。

檐下的鸠鸣却是郁悒的，痛苦的。

子非鸠，安知鸠痛苦？

子非鸠，安知鸠不痛苦？

斑鸠一唱一和，有时唱了好几天，才闻到拍翅声。

有一次，一对鸠鸟一追一逐，在林间飞翔。它们从这棵树绕过那棵树，谁也不想让谁。最后更一股劲儿飞往林深去。

子非鸠

鸠啼鸣

一遍又一遍

没闻鸛鸟和应

鸠痛苦

鸠鼓翼

一次又一次
飞不出牢狱
鸠痛苦

子非鸠
应知鸠痛苦

(四) 坠实

噢，又是一声剥啄！

在我底记忆中，这剥啄声似曾相识。

在我年轻的一段岁月里，曾经在一间木楼寄住。屋舍底前方是一片荒地，长着两三棵高大的木棉树。每天正午，棉实便剥啄剥啄地爆裂，掉落地面。我们时常走去拾棉实，把棉花挖出来。迎风吹起，看着它满天飘扬，管它们叫做白云白帆，乘着它去天涯，去海角，去遨游四方。

后来，我果然有远行，走了许多路，耗了半生的时光。此刻我倦游归来，年纪已经老迈，你说我该不该韬光养晦，在林子蛰居呢？

噢，噢，又是一声剥啄，两声剥啄！

现在，这里並沒有木棉树，难道真有人敲门吗？

抛下斧斤，拍落手上的泥垢，我打开篱扉，走出门外。

阳光底最后一道弱晖刚从梢头消逝。一阵寒风平地刮起了，惊搅林里的绿叶有如惊搅海洋底美梦，激起浪涛震荡。

猛地里，头上又响起一声剥啄——

噢噢，那里是谁敲门，原来是一颗橡实，挣裂包壳，坠到地面上来。

诞生

橡实长大了

就挣裂包壳

剥啄剥啄

告诉山林

它们已经诞生了。

橡实身体轻盈

外壳圆滑

风可推它下斜坡

水可把它载走

橡实也想

去走天涯

去逛海角

去遨游远方

（五）复活

是谁，在这林子里连连地拍掌？

是谁，把光焕浑圆的珠子，不断地往林子里抛撒？

这座橡胶林，它长得壮大结实，而且丰盈蓬勃，浓得化不开。

但是它很矜持，它还不想落叶。因为它底任务还未完成，橡实还未曾落净；而且，许多鸟雀都在密叶丛中做窝，一旦落叶，岂不是要迫它们搬迁？

我想，橡林是喜欢鸟雀的。

看着一对对鸟雀飞来桠枝间做窝，把孩子们带大，当雏鸟振翅飞去的那一刻，橡林每次都分享鸟雀那一份兴奋和喜悦。

但是，橡实已开始坠地了，它离开落叶的季节还会太远吗？夜夜深更里，橡林边摇头太息道：“孩子们，落叶季快到了，做好准备，去深山寻个临时住所，过后再回来吧！”

不久，橡林逐渐染红，斑鸠逐渐绝迹，橡林就落叶了。

落叶乘着风力，满空飞舞，而且嚷着：

“是兴奋的日子呀！”

“我们凋落了，不久，将有新的萌芽赓续。”

“我们兴奋的是橡林母亲底新生！”

“我们兴奋的是橡林母亲底复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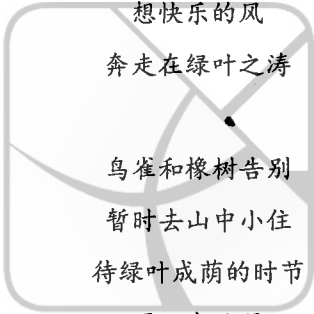
当嫩绿的萌芽在枝头纷纷吐放的时节，胶林将卸下暗悒的灰色，换上欢愉的翠绿。

不久，它开花结实。青青的稚小的橡实子又一度结满梢头。

明天，它将是茂密的蓊郁的绿林！

鸟雀底约会
橡叶坠落了
你不是鸟雀
为何长吁短叹
往悲哀之岩穴钻？

橡叶坠落了
那是萌芽的前导



想快乐的风
奔走在绿叶之涛
鸟雀和橡树告别
暂时去山中小住
待绿叶成荫的时节
再回来故居

(六) 灰色的路径

橡树一旦褪尽了叶子，林子就空旷辽阔起来了。

灰色的树干，灰色的桠枝；林地上覆满着厚厚的落叶与枯梗，
路径都消失了。

你走过一段桥，又一段桥；你翻过一个山坡，又一个山坡；到处是清一色的灰甸甸；枯干、枯枝；枯叶、枯干。

在这漫无止境的林子里行走，真像在漫无止境的沙漠里行走啊！

在这里你寻不到一个足迹，你听不见一个呼唤。有嘛，是你自己踏碎枯枝的声音；有嘛，是蜥蜴在叶堆里惊竄的声音。

这样的路途，这样寂寥，你是越走越迷惑和战悸了。

你是一颗橡实，坠落深邃无底的黑渊，永远听不到它底回声。

走着走着。你会迷途吗？

会的。有一年，几个朋友上山找强叔，说要去橡山。他一路指指点点，说说笑笑。过了分水岭，竟翻错了山头。下山的路途很陌生。越走越狐疑。后来，问过路人，才知己走入另一个县份。

但是你绝不用担心，也不可慌张——一直走下坡路，寻找溪流往下游走，你就可以走出这片林海了。

而且，一路上，橡实会和你做伴，一步步地跟随着你，在你的耳畔不停地安慰着你，鼓励着你。

教你一个玩意儿，把心情松懈下来——

你不妨拾起两片橡实底外壳，背对背地拼凑起来，做成一只风车。用两根手指夹着，你可以把它吹得唿唿转。

让唿唿的风声伴你走出橡林。

蛙潜鱼跃

灰色的林子

灰色的路径

路是越走越长了

你可曾为此气馁

去听淙淙的泉鸣

去听蛙潜鱼跃

它们都欣欣诉说

橡林已经苏醒

(七) 珠子船

走着走着，终于来到溪水之滨。傍着溪流往下走，你就可以走出胶林了。

刚才那段路途走得太累了，且坐下来，欣赏一阙流水之音；

然后，利用这段休憩的时间，捡拾林荫下的断梗和橡实，扎串成一匹小珠船；

用橡叶撕成七片风帆，悬挂在高桅上。

最后，把她送到溪里去。

去罢，去罢，往下游漂去吧！

漂出这座胶林，寻找一块有阳光的沃土，坚强地在那儿生长下去吧！

啄木鸟，倘使你在梢头看见一匹满载珠子的舟儿，在风中彷徨，在溪里打转，且记住她已迷失了方向。请你飞去前方佇待，且轻轻地啄响树干似橡实脱离枝儿，好引导她走出这片广漠的橡胶林，继续向前漂流。

她将被吸入江河，纳入海洋，白浪滔天。

她也许不，只在溪流底转弯处，便卸下了帆。

无论如何，各有各的遭遇和志向，小珠船，祝你一路顺畅，前途辉煌！

滋长

在我年轻的岁月里
也拥有一匹小珠船
那一颗颗浑圆的珠子
都是我美丽的希望

这匹年轻的珠船
悬挂着七片风帆
从此乘风破浪
我驾着她遨游四方

而今我倦游归来
蛰居在林下
伴着冷冷的流水
制成另一匹珠船

她也挂上七片风帆
可以远涉重洋
寻找一片理想的沃土
在那儿萌芽滋长

落叶季 想落叶

又是落叶季。

橡树林底叶片儿慢慢枯干，然后一片一片地飘落下来。

枯叶飘落在树根头，堆的厚厚地，给不会做窝的小鸟产卵，给小蜥蜴居住。

要是你以为叶子落下地面，就静悄悄地躺在那里，你就错了。

它们也像人类一样，各有自己地打算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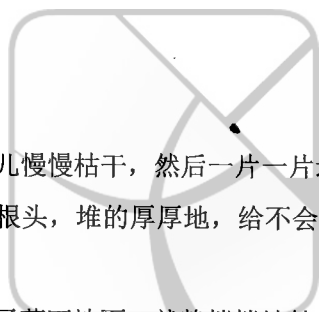
有的落叶心甘情愿，化为沃泥，滋养着母树，明年萌芽时花开第一枝。

有的等风把它们吹上高空，像鸟儿一般飞，然后飘落在任何地方。

有的走下山谷，在云气和雾气的峡谷里沐浴，最后归化为它们底家族。

有的飘落溪里，流出林外，看看外头的风光。

由于许多叶儿飘落溪里，把溪流填塞，溪水不能畅流，便淹上



地面，濡染开去，汇成一堆泥泞的污水。

我找到溪流，问道：“为何变成这个模样？”

溪流哽咽道：“我现在只是一堆污水。”

可怜的溪流，她要等到叶片腐朽，被雨水冲走，才能恢复昔日的荣滋，弹着鸣琴，在绿林下逶迤舞蹈呢。

在恶劣的环境下，潇洒的溪流也潇洒不起来了。

凉飕吹起，落叶就像一窝小鸟，飞向天空。

其中有两片枯叶趁着风势，飞得最高。鸦阵刚巧路过，把叶片儿带进阵里去，就分不开那是叶片，那是鸦翼了。

一只年青的鸦说：“我们这一组不知为何多出了两个成员？”

老鸦说：“真有这回事？你再数数看！”

这是，风定下来，枯叶失了凭借，立刻掉了队，远远地被抛落在后头，而且逐渐下降。

年青的鸦说：“组长，请原谅，刚才是我数错了。”

又低声嘀咕：“怎会呢？”

请不要嘀咕。常言道：羽翼丰满，可以高飞。枯叶没有翅膀，想学鸟飞，失败是意料中的。

鸦不住在橡林里，但在落叶季却时常飞来。

它们在林子里悠闲地踱步，像绅士一般。当枯叶堆里发出声响时，鸦就振翼飞过去，把受惊的小蜥蜴小飞鸟抓住。

有一些小鸟在枯叶堆孵卵，突然发现庞然大敌，吓得魂不附体；随着镇定下来，不敢妄动；鸦竟没发现它们藏身之所。

临危不乱，逃过了厄运。

几个小孩子在林下游戏。他们在玩击树枝的游戏。由于没有叶荫，他们被阳光晒的脸红耳赤，衣服都被汗濡湿了。

他们坐下来休息。把湿衣脱下来挂在树枝上。头顶上空荡荡，树叶都已落尽，只见树枝纵横交错，织成一袭大网。

白云由这只网眼飞进来，从另一只网眼飞出去。

鸦吞下了几条蜥蜴，心满意足，从网眼穿出去。

小孩想：这样一袭网只是虚张声势，起不了阻挡作用的。我不会长期住在这里，长大后我也要飞出这袭网，飞得比鹰高，去看看外面的世界。我要去走天涯路，细心捡拾前人底脚步；溪流底鸣子太纤细，我要去海角，倾听河流底大合唱。

尼龙独木艇

若是那一天你在海滨

看见一艘小船艇

在翻爬浪涛底丛岭

请为我额手庆幸

我已经起飞如一头鹰

穿出那一座落叶的树林

你不必胆战心惊

我会葬身海洋千寻

我驾馭不沉的

尼龙独木艇

巨浪击我跌扑斜倾

翻身我又挥桨前行

当夕阳远远西去的时候，晚霞便踏着繁花的脚步来了。

霞是跟踪夕阳而路过这里的。

你看不见霞，但是当她的靠近你时你便闻到淡淡的芬芳。

为了欣赏霞底景色，我亦步亦趋，竟不知路之远近。

晚霞最动人的时刻是她仪态万千，在湖沼上翩翩起舞，带动满湖涟漪，两岸鲜花，在七彩的霞辉里旋舞不休。

我兀立在湖滨，也被霞辉牵引进画图中。

而当晚霞离去时，暮色立刻就低压下来了。

在落叶覆径的林子里，夜行路是不可能的。我便决定在林子里露宿了。

我选了一处稍为高耸的林地，叠短梗为床，铺枯叶为床垫。

我决定在这里过夜，寻找诗底灵感或是日后写文章的资料。

当黑夜把林子低低地罩住时，虫鸣便振响起来了。

不知数的虫鸣，像一团乱丝撒散开来，交织成一袭比梢头枝网更密更细的纱网，披罩在我底床顶上，增加我底安全感。

星星一颗两颗相继跳出来，在树梢头玩跳格子的游戏。

湖沼里的野花，受了霞气底孕育，都化作流萤，在大黑幕上画诗情，写画意，描绘一支快乐的圆舞曲，配合着轻松的舞步，以抒发她们心中的兴奋和感激！

当夜更深沉时，我想我是否应该燃起一堆野火呢？

意识告诉我，只许点燃一堆小小的野火，而且要留心灰烬，不可让它炽旺起来，蔓延开去。在这么干燥的林子里，一不小心就会酿成灾祸的。

一堆小小的野火蹈跃起来了。你说，这样是不是很古典？很

美？

隔着野火，我看见林里深处有大眼睛在瞪着我，蓝汪汪的，黄澄澄的野兽底眼睛。而那些大眼睛当然也看见两颗小眼睛在注视着它们。

大眼睛心里想：眼光如豆的人类，也敢和我争辉？我一跃过去就可把他掠来果腹。蓦然看见火光，又畏缩地退走了。

对于火光，野兽是当作神明一般敬畏的。

在古远的年代里，人类底祖先就是这样隔着火堆和猛兽对峙的。

你说，火是不是很原始，而且很温暖？

在我露宿的床边，备有木棍，砍柴刀，手电筒和饮料，这些都是事前带来的。

看见那根木棍，我忍俊不禁。火烟袅袅，撩起一段往事——

年青的教师在乡间教书。他时常鼓励孩子们要有大志。去乘长风，破远浪；去走万里路程。不要老呆在乡下，出去外头见见世面。

年老的祖母听不顺耳，就拄着一根长拐杖，站在教师底房前，怒目而视。教师跟她搭讪，她不理不睬。

后来，从学生口中知道祖母不喜欢他挑衅孙子，怂恿孙子离开乡间。其实祖母平日操作，腰膝硬朗，还不需要依靠拐杖走路的。她本来是要去教训教师，叫他不要口不择言的。不知为何临时又打消念头。

“我真想叫他吃我一杖！”老祖母向路人说。

你说，这是不是一则很原始的插曲！

蹈跃的火舌，把思维拉得更远 ——

在我更年青的岁月里，曾经和舅父在落叶的胶林里露宿。

我嗫嗫地问道：“不会有野兽毒蛇出现吗？”

舅父笑道：“落叶季，偌大一座胶林，简直是一片枯叶的沙漠。野兽要来这里做什么？吃枯叶？”

舅父补充道：“不过，橡树阴郁起来时，就不可露宿。夜间蛇蝎猛兽来林里找小鸟小松鼠吃。前年橡实爆裂的时节，一大群山猪夜夜到林里吃橡实，撞伤许多胶树。山猪性情凶猛，遇到山猪是很危险的。

“山脚亚成是猎山猪的。他养了八只猎狗。有一次，他带猎狗去打山猪，四只狗底肚皮被山猪底獠牙触破，死在当场……”

那一夜，我欲借助梢头的网格，隔开来数星星。

我数清这一格，重复那一格；我退去那一格，遗漏另一格。一直数到精神疲惫，朦胧睡去。

童年

童年是夜行的流萤

在夜空里画星星

星星飞舞在落叶的林

舞一片缤纷灿烂的幻景

朝阳出来

它们都消失了踪影

童年是夜行的流萤
秉着绿焰的烛心
翘首细数着星星
数到最后一片木叶落尽
朝阳出来
梢头已笼罩着稚绿之荫

落叶季，想落叶。

落叶是什么？落叶是信笺。你是树，一封封的信笺投到你底跟前。

这许多信笺，那有时间去处理？要是这里头一半是请柬，你就大伤脑筋了。时下百物腾贵，红包也涨价了。

微颺颺，落叶纷纷飘落，又投来一大堆信笺，你将束手无策。

由信笺喜帖联想到贺卡。

这篇文章脱稿后，年关已迫近眉睫，而我底学生，又把贺卡寄来了。

许多年来，靠近年关时，他底贺卡就投入我底信箱里，从没间断过。

是真情流露的祝贺哩！

每年接到贺卡，我总会点点滴滴地想起当年他在课内或课外一些琐事。这些都是小小的沙砾，无意中投入记忆之渊湖。而在三十多年后才捡拾到它底涟漪。

在时光底轨道里，记忆底涟漪是愈久愈瑰丽，愈久愈温馨的。

我底学生在报业界服务多年，干的有声有色，目前已是总编辑

级的人物。做师长的也分享到他底荣耀。

我遥祝他再接再厉，做得更出色。

并祝他和他底家眷健康，快乐。

我把这份温情珍藏在篋里。

一个晌午，我在桌上涂涂写写，一片落叶悄然落在我底面前。

一片黄多绿少的枯叶。叶脉深刻明显，叶面僵硬粗糙，几个虫噬的伤痕，叶背附着一些蛛网。

是饱历风日，久经磨练的叶片。

我觉得这张叶片很珍贵。它是一页诗笺，一首生活奋斗的史诗。它是一只书签，可做我底宝鉴。

我也把它珍藏在篋里。

古人称信笺为鲤鱼。当时的人认为鲤形能神变，飞越山河。寄信时用两块木板刻成鱼形，把书信夹在中间，用线索绑紧。所以有双鲤迢迢一纸书之诗句。

后来，又有人称信笺为雁。因汉朝苏武有雁足传书的传说。所以以后人有暮天雁断，楼上远信谁传之诗句。

大雁春去秋来，从不爽约。雁子在长空划过，抛下几声鸣子。那带风沙的鸣声令人缅怀远人。

我比较喜欢把书信叫做大雁。

双鲤和大雁的想象是很古典的！

而我却把书信比做落叶。你说落叶像鲤还是像雁呢？或且说，落叶在水能浮，乘风能飞，它是像鲤又像雁吧？

一九九七年一月

黄棕桐

我从市上带回两棵黄棕桐。她们腼腼腆腆，像两个乡下姑娘。陌生，孤单，非常寂寞。

我把她们种在院子里，让她们慢慢滋长。

不知几时，十二根芽苗相继破土而出，一天天抽长。丛丛簇簇，拥聚在一起，俨然是一座小小棕榈林。

十四株棕榈树生长在一起，彼此之间都有空间。风打她们底身边追来逐去，日光抱着树干爬上溜下。

一片大叶子枯干脱落了，一根又扁又长似舌头的花蕊便伸出来。黄棕桐要跟我们说话呢？

棕榈花底语音是琐碎而喃喃的，轻柔而谆谆的。我们且挨过去，谛听她们要告诉什么秘密。

黄棕桐日逐长大。几年后便长得枝叶婆娑，亭亭玉立，有型有款，散发着浓郁的热带风情。

路人打篱垣外经过，都驻足回首，失礼地瞅她们。

朋友走进我底院子，如置身于热带小岛，对黄棕桐赞不绝口。

日午里，篱垣外赤道底热浪正在升涨，篱垣内阳光灼热如火，黄棕桐却撑起一大片荫影，把热气驱散。

在棕榈林边喝冰冻铁观音，什么都不做，什么都不想；那是什么样的享受呢！

棕榈树，她实在是椰子树底缩影。她比椰树矮小。她也结着小小的像椰子一般的果实，不过只有小指头那么大。

在棕榈树下留连，我便想起年青时在椰林里度假那一段美好的日子。

啄木鸟和大蜥蜴哪里去了？

啄木鸟是苦行僧。他敲响木鱼，在椰林里化缘。椰子树吝啬成性，只施舍一条虫，两条虫。但啄木鸟说：“我已经满足。衷心感激。”

大蜥蜴躲在椰梢头，偷偷地啃噬着椰子肉。他饱吃了一顿后，便捲起舌头，咯咯地大叫一阵。声音恰似敲击挖空的椰壳。

那三四个印籍牧童，怎么没看见影子？

他们每天驱牛到稻田里去。水牛吃饱了，在泥水中打盹。印童闲着没事做，就在田沟里摸鱼。有时摸到一条生鱼，有时两条鲫鱼。把捣碎的辣椒和香料塞在鱼肚里，烤熟了可是一道佳肴呢！

回忆是美酒佳酿，你浅啜一口，又一口，酒力涌上来，你便迷失在回忆底森林里了。

一九九七年十二月

辑二：花言鸟语



它们像一群超凡的舞狮，

来自一个想象的国度；

舞池底背景是一片深沉的暮靄，

白色的舞裳启示你去想象世上一切最真，

最美，

最美的东西。

朋友，我现在就给拾一朵白花赠你吧！

沐浴花雨

不知凭什么启发，我选择了这一只向北的窗子，作为我日常写作之处。因为日夕眺望着窗口，我底感情不知不觉地，对离此地不远的两棵大树滋长起来了。

它们是什么树？在植物学上是属于那一科的？这一切对我都不重要。

我只知道在春天的时节一棵开着粉红花，一棵开着小黄花。是粉红花先开放，然后才轮到黄花；而待黄花凋谢后，粉红花还弥留在枝头。

开花的时节，花瓣、花丝纷洒落在地上，还散发着淡淡的芬香。

你难道不是这样吗？当我们看着那蓊郁的梢头上饰满了花蕊时，我们便自然而然地想起一些欢乐的，兴奋的事情？

一个午日，我们看树花开得灿烂，便特地放下工作，跑到树下去踱步。

我们看着阵阵微风把梢头的花瓣拂落下来，变成阵阵花雨。

“芳草鲜美，落英缤纷”，要是这儿有一道溪流，溪边泊着一条小舟，我们就有足够条件扮演一次“桃源行”了。

忽然我们两人都互相指着对方底鼻尖狂笑起来。原来我发觉你底头发上不知何时缀着许多花瓣，而你同时也发现到我底头发上也缀着许多花瓣。

我笑道：“让我数一数是红花多还是黄花朵！”话才说完，你底发上肩上又新添许多花瓣。

于是我们索性站在树底下，让落花沾满我们全身。在春天里沐浴着花雨，谁说这不是一件韵事呢？我是否应该为花雨写一首诗呢？

朋友，你有什么忧虑，什么愁绪？尽管拿来给我吧。待我把它们悬搁起来，像挂起一件累人的大衣，或是一把伞，然后换上便服，轻松利落，别去顾虑，在温熙的阳光下迈步，在芬芳的花雨中蹈跃。

不要再向那窗前的大树说道：“把你底桠枝长长地伸过来吧，我要跟你亲热地握手。”

不要再说这一类寂寞的话！

你应该推开柴扉，跑到树身边去；

去抚摸着那粗糙的肌肤，

去跟它细语，去跟它细语，

并且让花雨亲吻你底手，你底额和眼睛！

让花雨替你涤净一切愁虑！

午风筛过
密叶的绿树
落花覆满
林下的小路
渴望一把桨
只见花瓣
不见白水的溪涧

花雨洒落
你底发上
你底肩上
手上和身上
风把它们拂落
花雨又纷纷洒落

花雨亲吻你底手
你底脸
耳朵和眼睑
花雨象征什么？
你心里想什么？
谁也不能告诉你什么。

一九五九年

篱上篱下

篱笆上的牵牛藤，当太阳高照的时候，花儿都张开兴奋的笑口，一朵朵朝向太阳。

年轻的朋友，还有什么比这一个现象更感动人呢？

万物都需要阳光底抚慰与滋润。在阳光下的花阵，它们底颜色显得多么健康，多么焕发！它们底姿态显得多够有活力和气魄！

然而，却有几朵少数的，掩藏在篱下的花儿，它们又多么不幸地得不到阳光底温暖，眼看篱上的朋友们欣欣沐浴着阳光，它们底心中有什么样的感触呢？

它们在篱下自叹自怨一阵子后，却在心原上燃起了有毒的妒忌的火焰。

嘎，妒忌有什么用呢？待我替你移到那阳光普照的篱笆上头去吧！

然而，由于先天不足，以及后天失调，纤弱的躯体因长久生活在阴翳的篱笆下，一旦置身在篱笆上头，整个身体暴露在阳光下，

它反而不能适应环境，顷刻间就凋萎了下去，再也挺不起来了。

哦，这是说明一个不自量力狂妄自大者底悲哀与下场吗？

现在，你不会诅咒你底委屈和诬蔑别人底优异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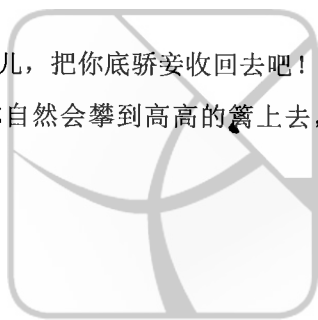
你知道那些在篱笆上头的花儿，它们今天能爬到那篱笆上头去，曾经涵蓄了多少夜露与雨水，且遭遇到多少艰辛与困阻？

多少次它们饱蓄了水露，在夜间翻爬上去，白天里便摔掉下来。于是重新做过。

它们是步步为营，咬紧牙根没有侥幸，没有捷径，挣扎着爬上去的。

嘎，篱下的花儿，把你底骄傲收回去吧！待你虚心地学习得足够坚强的时候，你自然会攀到高高的篱上去，尽量地吸收着阳光的。

一九五七年



白花

黄昏时下了一阵骤雨，天很快地就黑暗下来了。赶到雨停后，那天边的云层被风雨扫荡一空，适才那沉坠到地平线下去的太阳，此刻底余晖又一度反映上来，黄澄澄地把天色又照亮了。

这暗而复明的天色，它使我们产生什么样的念头呢？

像行将垂危的病人，一朝获得了生机？

像迷途绝望的旅人，偶然听见了铜铃？

噢，这些，都不是！

这暗而复明的天色，它只有使我们觉得黄昏更其短促易逝，它只是黄昏底一段尾声，令人觉得凄其又残酷！

在这逐渐深沉黯黑下去的黄昏里，只有那一树白色的花朵最出色，它们像一些显目的路标，在危险的黑暗中指示你安全的大道。

你现在可知道白色为什么是最高尚的颜色吗？

在光天白日下，颜色在万花丛中争艳斗丽，极尽装饰的能事，而白色却淡然处之，一点没有惶乱造作之态。现在，地球已远远地

白花

运转到太阳底另一面去了，万紫千红一时却黯然消逝在暮霭里，而白色，却在这时款款地启步起舞了。

这就是白色底难能可贵呀！

它们像一群超凡的舞狮，来自一个想象的国度；舞池底背景是一片深沉的暮霭，白色的舞裳启示你去想象世上一切最真，最美，最美的东西。

朋友，我现在就给拾一朵白花赠你吧！

假如你把它簪在鬓角上，它将使一朵月亮，在黄昏里和你底明眸争辉。

假如你把它供在房子里，在黄昏里它将替你分鲜一份寂寞，向你倾诉着人间美善的故事。

朋友，你如果想赠人以鲜花，就赠他以白色的花吧，而且别忘了在黄昏里送去。

一九五七年

向日葵

朋友送我一包向日葵底种子。我拿几颗埋在花圃里。由于阳光和水分充足，幼苗长得很快。不久，第一朵花儿就绽放了。

一朵黄色的大花，面向旭日。

“久违了，向日葵！”

隔天早上，下着绵绵的小雨，空气很冷，邻居都高卧未起，路上少人行。

我拉了一张藤椅，坐下来；拉了另一张藤椅，把双脚搁上去。这样坐着，比较舒服。

雨丝淅淅沥沥，像昆虫声，像风声。

对面街的屋脊，红一块，黑一块；高一块；低一块。屋脊背后是更高的屋脊。

住在市区，所看到的就是这些。

怀念那一段傍河而居的日子。

一拉开窗帘，就望见河流以及河流两岸的绿野。

河面早晚都笼罩着浓雾。渔船从雾中回来，看不见渔船，只看见几盏跳跃的火光。船泊岸，鱼贩讨价还价，然后成交。鱼贩离去，渔夫吹熄了油灯，在船上打盹或是上岸喝咖啡。

在这一段日子里，我们每天傍晚都走去河边散步。在河边看流水，看落日，看农妇在河滩上钩水橄榄……

雨季的早晨，空气又冷又潮湿，街坊蒙着白雾。其实雾是很细很轻的水丝，在空中飘飞。人们走在雾中，都不撑伞。回到家里，头发衣襟都濡湿了。

河上的雾更浓，浓得化不开。太阳疲弱地爬上橡树林，小心翼翼地吧雾拭去，只见流水依旧明艳照人，笑容潋滟。

心想太阳是远行归来的汉子。他一踏进家门，便寻找媳妇儿；媳妇儿却害羞，躲进纱帐里。小心翼翼地揭开纱帐，媳妇儿依旧明艳照人，笑靥如花。

我把思维收回来，看见身旁的黑猫，以橙色的眼光瞪我。心里觉得好笑。

我漫无目的地再向周遭巡视着。

我看见新种的向日葵。

现在，我可以仔细地端详着她了。

一枝独秀，绽放着一朵大黄花，略垂着头儿，向东方眺望。而黄色，那是令人忧怜的颜色。

向日葵

忧伤的女孩

等情郎

情郎已经走在
西边的路上
她还痴痴地
眺着东方

看着葵花，看着葵花，我对自己说：“她不宜种在圃里，不宜种在田里，她只宜种在高山上。”

我底脑海里忽然兴起一个意念，好强烈好强烈的意念。我冀想此刻就去攀登那中国寡妇山。

这座山不标很高，也没有很多名刹古迹，为什么偏挑她呢？

我觉得她底名字很美，很吸引；富有神秘感和浪漫感；而且散发着深深的哀愁。就像那向日葵，绽放美丽的火花，姿态很大方，很美。黄色的花瓣却使人感染到她底忧伶和哀伤。

大概是这个原因吧？我想。

我冀想此刻就去攀登中国寡妇山。掌中捏着一颗向日葵底种子。

我要把种子埋在山头上。

种一株向日葵
种一株葵花
在高山上
日夜向东方眺望
前向惊涛骇浪
沧海茫茫

远去浓雾弥漫

船从雾里驰来

船驰向雾里去

去恒沙岸

抓一把沙砾

去黄河口

留一瓢黄泥

船载你去东方大国

探古迹

我来到山脚下，土人娓娓地向我讲述大山底故事 ——

说是许多年前，海上漂来几艘大船。船又高又大，多桨多桅，桅上飘扬着五彩的旌旗，像一匹彩凤，像一条金龙。岛上的人民从来没有见过这么豪华，这么庞大的船只。

这几艘船是要在这里加添清水，采购粮食而已。

船上的水手都跑上岸来观光。他们像一窝蜂儿，和岛上的女人们攀上了交情。他们掠取了女人们宝贵的蜜糖后，轻率地许下了诺言，就归船拔锚，扬长地离去。

听说是航向东方的大国。

从此，女人们不煮饭，不洗衣，整天走去海边看海。痴痴地看着海。后来，为了要看得更远，索性登上大山，眺望遥远的东方。

她们站在山头上，不吃不睡不言不动，痴痴地望着海洋。

她们在山上待多久，没人知晓。只是人们没有看见她们回来，就传说她们已经死去，而且化为一堆山岩，一直望着东边的海洋。于是人们就管这座山做中国寡妇山。

土人绘声绘影，口沫横飞，终于讲完这一则悱恻缠绵的故事。

他指着山巅，说：“看那一堆褐黑色的岩石！”

我抬头望山，强烈的阳光刺眩了我底眼。

我搭起手棚，只见山头上雾气缭绕，什么都没看见。

土人问：“看到了吗，那些山岩？”

为了敷衍他，我唯唯。

“峇峇要上山吗？我带路？”

我点头。

我登上山巅，把向日葵底种子埋在泥土里。种子萌芽茁长，绽放黄色的大花，略垂着头儿，面向东方。

悲哀的山岩，现在，你们可以把心事告诉葵花，把眼泪涂在葵花瓣上。她站在山头上，充当灯塔，替你们看海。

从此，岩石每天都提出同样的问题——

善良的葵花，你站在那儿，可曾看见大海？

无边无际的海洋，伸向遥远的东方。

你可曾看见船，飘扬着五颜六色的旌旗，驰来这个岛？

我看见两艘过路的货轮。

不是货轮，是像彩凤一般的大船舶？

远方的海上起雾了。它正向着这方面淹来。

不是雾，是像金龙一般的大船舶，可曾向这里驰来？

现在，雾已弥漫整个海面，一片白茫茫。

唉唉！我们底希望又落空了。

不要灰心。也许船会在深夜里驰来。谁能预料呢。

哭泣的老水手

伤心事

诉诸葵花

伤心的眼泪

擦在葵花瓣

山上的灯塔

寻找雾里的船只

雾是海洋底哭泣

船从雾里驰来

老水手拾级登山

鲜花鞠躬

哭泣着下山去

我坐在藤椅里。双脚搁在另一只藤椅上。这样坐着，好舒服。

雨依旧软绵绵地下着。像风声，像昆虫声，像山岩底哭泣声。

我看向日葵，她底头儿垂得更低。花瓣上淌着水，不知是雨水，是泪水？花瓣底黄色显得更忧伶，更哀愁，我也深深地太息。

一九九六年十一月

木槿花

木槿园里的花开了。红黄橙白，重花瓣，短花蕊，花朵大如碗，像英国夏日的玫瑰。

已经变了种，不是原来的木槿。

这样也好，少了一根花蕊，软软的近乎夸张的长条，在风中摇曳。

蒔花人年青时在花树下捲椰叶为笛，分给邻居的小孩。他们把椰笛吹得呜呜响。

呜呜的响声是风是雨，摧落树上的黄叶，纷纷飘舞。

木槿花易开易谢。木槿花树每天茁长新叶，每天凋落旧叶。满地都是落叶。搜集起来便是满满的一篓诗底散页。

但木槿叶太薄太小，不宜写诗。且把诗写在自己底心上，掌上，玩味一阵后，把它忘了；不必写下来。

不是每个人都喜欢写诗。

不是每个人都喜欢诗的。

当你开始喜欢写诗时，痛苦便如影子附随在你底身旁了。

犹忆初三时国文老师出了一个论文题目，叫学生习作。我却把它写成一首诗。老师以红水逐句点过，最后一句，表示阅过；但不评分，也不评语。

没有责备，没有嘉许；多么难堪！

大概我是遇到一位不喜欢诗的老师吧！

蒔花人喜欢在夏天里抒写秋天。

他抒写秋风秋雨，秋月秋云；

秋天里的春天，春天里的秋天；

秋天的大丰收，大地的鼓声以及火底歌声……

他是否也抒写秋天底年纪呢？

秋天有多大年纪呢？

他有拄拐杖吗？有被风拨弄的胡子吗？是灰发呢白发呢，或者是秃头的？

读小六时，国文老师在我底作文簿上涂满红墨水，并且批道：“不要读死书。南洋四时都是夏，哪来秋天？”

这位老师底态度是认真的。

蒔花人童稚时在厚厚的黄叶铺砌的花树下跌跌撞撞，老撞不破他稚嫩的膝头。

长大后独自在花树下徘徊。他採下一朵朵花，把花瓣拆散；是单数呢双数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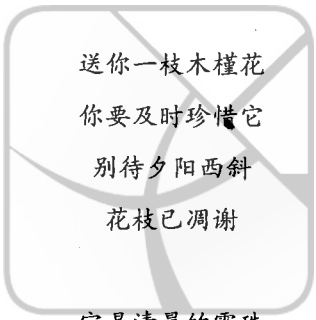
他在卜测什么呢？

后来，他走出木槿园，去五湖四海，去天涯地角。他走了许多路。好多年后才回归。

此刻，他在木槿园里打扫落叶。落叶依旧多，花蕾却零落了。

他把枯叶储积在土坑里，像以往那样。待日光把它氧化后，根须伸过来一口一口地吸取。木槿树慢慢地才恢复昔日的荣滋。

送你



送你一枝木槿花
你要及时珍惜它
别待夕阳西斜
花枝已凋谢

它是清晨的露珠
它是朝阳刚启步

你要深深珍惜它
好似珍惜木槿花

一九九七年十二月

鸟语

爱听鸟语，就要在庭院栽植花木。并不限那遮天蔽日的乔木，只要栽植一些木槿、芙蓉、含笑、石榴，加上绿株普通的果树就行了。

与枝叶繁茂的时候，鸟儿们自然会来这儿驻脚。清晨有清晨的住客，晌午有晌午的贵宾；间或有一两头过路的不速之客，歇下来问讯。

你在闲暇时可小坐窗前，倾听这位歌手地润喉，欣赏那位学者底丰采。你会发觉鸟类也像人一般，各有天赋之仪表和性格：有的美在身段，有的美在气宇；有的活泼轻巧，有的娴雅端庄。而各种鸟类底语音也有很大的差异：有的短促细碎如溪涧，有的悠扬徐缓似长河；有的深婉徘徊，若不胜怯；有的曲折啭鸣，百听不厌。总之，只要你底良知尚未曾被利欲蒙昧，花草鸟虫何已不能寄兴？

最有趣的时刻称在清晨。天色还未大白，你犹待在枕上，贪恋着一床温暖。你不想在这时起身，你还有一些慵懒。于是，就在这

时刻，那些早晨的密友纷纷来寻访你了。你不必起身，单凭你底感官，你能辨别出他们底种类竟不下十数种。最先是一群体态轻盈的小姐姐。她们在枝叶间啾啾嬉戏，由这棵梢头追逐过那棵梢头。接踵而来的是一对器宇轩昂的诗人。他们诵咏了一首十四行诗后，就悄然告退了。接下来是一支由四五各乐手组成的小乐队；然后是女高音独唱；……这时候，你最好不要兴起自私或鄙夷的念头，把这快乐的气氛毁坏。比如，你不啻起来打开窗户，急于想知它们是什么鸟？什么形状？羽翼美不？同时，你也不要以鸟类底批评家自居，斤斤计较它是不是益鸟？它对人类有什么贡献？它底歌声有没有反映现实？你最适当的举动是舒舒服服地留在床上，凭着你底感官与兴趣，去任意刻划哪一种鸣声该配以哪一种羽毛，哪一种身形？这些大自然底宠儿，名字于它们是太笨拙，太俚俗。

呵，呵，想到这里，我不禁怀念那一位著名的唐代底诗人！我上面那段自以为聪明，自以为超凡拔俗，而且沾沾自喜的论调，原来在一千多年前，早已有人懂得享受了。而他那两句著名的诗句——

春眠不觉晓

处处闻啼鸟

也早已脍炙人口了。但真正能深一层去领会它的人，我敢说究竟不太多！？

在以往的一段岁月里，我也曾作客山庄。那时候，我还是一个在市镇里生长的孩子。一旦投入山庄底怀抱，感官特别的锐敏。我端详这株树干，我触摸那根桠枝；对晨露我欢愉，对炊烟我沉思；

总括一句，我对大自然底每一个角落多衷心叹服。但最使我倾倒的还是那些森林底主角，山鸟。

这回一座广袤的椰林。这里居住着另一类的山鸟，如野鸽、八哥、乌鸦、长尾鸟、猫头鹰、啄木鸟和翠鸟等。此外，那些不知名的小鸟群，更是接应不暇。我当时几疑是置身在鸟之天堂呢！

在这里，每天一定有两次集会：一次是在天色连暮时，各色各类的鸟群，聚集在这棵梢头或那丛叶荫。它们一直噪聒，一直喧闹，好像在竞相报道彼此日间的奇遇，而时间却那么短促，不容许它们慢慢地叙述，因之不得不争着开口，而且尽量提高嗓子，加速语音。这些声浪混合起来，形成深谷幽涧的激流，在滚石间极其不调和地冲击着，冲击着。另一次是在天刚破晓时。经过一夜甜甜的休憩，大家已消除疲劳，满身舒畅。彼此见面，说几句俏皮话，哼一段曲子，然后肩并肩地站在树枝上，悠闲地理着羽翕。待朝雾行将褪尽时，才纷纷振翼到林子深处。

这已是许多年以前的旧事，但我对它底印象犹新，而且常常喜欢提起它，像对故人间话昔年的琐事一般地有兴趣。在那时候起，我欣赏鸟语，我绿化我底陋室。我还记得当时在椰林里写过一首诗，其中有一小节这样写道：

你丑八哥怎么

尽吱吱怪叫？

长尾鸟振起丰翅

到林外觅食去了。

提到鸟语，我觉得我比较喜欢斑鸠。它底鸣声美在深沉古朴。它使人怀古沉思。他是适合我底性格的鸣鸟。尽管火鸠底身价经常比它高，我宁愿选择斑鸠。在长寂的晌午里，在那橡林底深处，传来了几声咕咕，确实使人向往。无怪屋右那一座超龄的橡林被园主伐去后，我竟时常觉得寥若寡欢了。

不久以前，我由市上购来两只斑鸠。我把它们养在特大的笼子里。它们习惯了新环境后，也开始啼鸣。只是我总觉得它们底声调不够深沉，不够感人。我想它们大概是年纪太轻，同时，被关在笼子里，缺少大自然底生气与活力罢？唉唉，谁说一只鸟在手头会比两只鸟在林中好呢？我要大声贬抑这句格言底价值了。



一九六三年

翠鸟

一只翠鸟飞来棲息在屋檐上。它呱呱地啼鸣。

它又飞去篱笆边的电线杆上，呱呱地啼鸣。

我看它是一只尚未完全成长的雏鸟，並沒有特别去留意它。我想它也许是失群流落到我这里来的吧！

有一天，我正在做一些琐事，忽然听见鱼池里传来溅水声。我立刻警觉起来，因为金鱼是不会跳跃的。

我走去鱼池边，只见水面没有半条游鱼。鱼群都潜伏在池底。这是不寻常的现象。在平时，金鱼一直是在水里翻腾嬉游的，而且一看见人影，它们都急不及待地挤到水面上，张开大口索饵吃。

池边有一角被水溅湿，鱼并没有跃出池外。

我猛然想起翠鸟。抬头向檐角望去，好家伙，它果然站在那里，嘴里衔着一条金鱼。

我现在才知道翠鸟飞来屋檐上的企图了。

鱼池底右边是电线杆。杆下有凉篷遮掩。

屋檐在池底左边。檐高十五尺，墙脚离池二十尺。翠鸟选中了这个据点，在檐上窥伺着，然后，觑得准确，一头俯冲下来，在水面掠取了一条金鱼，翻身飞返檐顶。身手干净利落，使我暗暗惊叹。

翠鸟站在檐上，嘴里衔着一条大金鱼；显然地，这条鱼是过大一些，它竟无法吞嚥下去。此刻看见人影，一个分神，猎物便掉下来了。

我走趋前去看金鱼，已经没命了。而翠鸟也没声没息地飞走了。

过后我想，我是太小觑这只翠鸟了。

它虽然尚未完全成长，但已具备觅食的本领。要是我稍微防备，金鱼是不至遭遇这个下场的。

一九六三年

美的形象

当我还年幼的是时候，许多鸟儿时常飞到我家底后院里来。我看见小鸟，总是兴奋地喊道：

“小鸟，小鸟！

小鸟多么美丽！

我要跟你做朋友。”

有一次，伯父也在院子里，他听见我底喊声，竟没理睬我，而且，我还看见他用冰冷的眼光，拂扫着枝头上的鸟儿。

我心里头直咕哝：“多没趣！”

后来，我长大起来，走去做园丁。

我底工作是帮主人整理园地，替他收採果子。

许多鸟儿每天都飞到园里来。我照应欢迎它们。

有一天，我无意中看见一只褐背黄腹的鸟儿在吃树上的果子。

我仔细搜索一阵，发现那些飞进园里来的鸟儿都在寻找果子吃。

我猛然忆起当年伯父那种冷漠的神情。我仿佛又看见他那两道冰冷的眼光。

多么可惜！

要是我不干园丁这活儿，我是会一直喜欢鸟儿的！



一九六二年

黄鸟

邻人在他底空地上栽种了一棵果树。

果核培植，道地泰国象牙芒底果实；邻人说。

果树逐日长大。几年后长得树干粗大，枝叶葱郁，竟是一棵庞然巨树。

由于树高叶密，许多大鸟路过这里，都停下来歇息。

有一天，我发现飞来了一对大鸟，身长半尺，背部褐黄色，翼下纯黄色。展翅时露出黄色光芒，在枝头上闪亮。

多么美丽，多么引人，多么危险！

我心头嘀咕：这么美丽的大鸟，怎么还能留在枝头，快乐地跳跃？

鸟虽能高飞远引，不幸被捕鸟人看中，却是束翅无策，逃不出他底掌心。

他热谙鸟性。他有罗网、有陷笼、有强力胶……他轻易可把活生生的飞鸟捕获，关在笼里，待价而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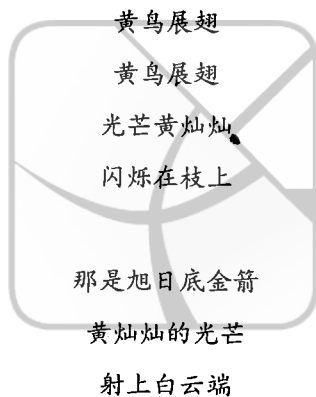
一天晌午，我在修剪花枝，忽然听见一阵怪声。抬头一望，是那两只黄鸟底叫声。

多么沙哑，多么难听，多么意外！

美丽的黄鸟，为何赋予丑陋的嗓子？

我悒悒不乐，跌坐在石凳上，不知过了多久 ——

忽然，我底脑海里黄光闪动，好似黄鸟展翅时之黄光闪动，我如获至宝地领悟道：“是了，是了，是这副丑陋的嗓子，保全黄鸟底性命！”



那是初升夜月

光芒黄灿灿

漫步于高岗

黄灿灿的光芒

难道不是你底

愿望？

黄鸟

黄鸟将疾飞
如旭日底金箭
你何时起飞
翱翔于云天？

一九九八年一月



偶然

长尾鸟长长的尾是记忆之桥梁。

她悄然而来悄然而去，
不留下一言半语。

长尾鸟把长尾伸过河去。

你走过河，走入过去之境界。

她随即把长尾抽起，飞走了。

你当然不知道。

你回来时，就跌下冷水河里，

前后的事都依稀了。

我在芒果树下小憩。

无意间抬头向上望，
一只长尾鸟就栖息在头顶上。

彼此没作声。她瞪着我，

我瞪着她。

那么凑巧！那么偶然！

那么凑巧，那么偶然，

人生有时就是这样。

你惦一个人，你想与他相见，

你苦苦思念，费尽心机，

总是缘悭一面。

在偶然的场合，这个人却出现了。

岂止一面 ——

在舞池，在晚宴，在洗手间……

长尾鸟和我相瞪了一阵子，跳上另一根桠枝，飞走了。

没有风声，没有鼓翅声，

留下一双红圈的黑眼珠，一袭蓝得发黑的羽衣。

几时能再见到长尾鸟呢？

我想多看她一眼。

谁能替你安排呢？

一九九七年十二月

白鸟



一只白鸟，在林中飞翔。
她飞低低，飞缓缓。
由于幽林暗，越显出鸟羽白。
—— 那种没有烟火的纯白。
它是一朵白云轻轻飘过密叶的丛林。
它是月光冷冷游走在树干和阴影之间。

白鸟飞了一阵子，落下地面。
她拨开枯枝，在罅叶下面啄吃蝼蚁昆虫。

白鸟振翼起飞，在枝桠间穿绕。
最后，歇足在一个草窝旁。
窝里晃动着两只小鸟。
黄毛披身，羽毛未生，是初生的幼儿。

雏鸟张嘴索食。

白鸟怜爱地抚慰幼儿，把喙伸进它们底喉咙里吐哺。

白鸟也是普通的鸟。

她生育儿女，抚养他们长大。

她爱护她底儿女，如天下一般母亲。

白鸟飞翔

白鸟你飞翔

在幽暗的林子里。

你底白翼是一道灵光

来自天上 撼人心弦。

白鸟你飞翔

请你飞出林外

做一只平凡的飞鸟

一九九七年十二月

色香及其他

(一)

炎朗的午日，院子里的花卉互相探访。

橙木槿轻叩白木槿底门扉。

斑木槿轻搭红木槿底肩膀。

他们都那么友善！

水梅弯下腰肢，对莲蕉说道：

“你有色，我有香，何不合作写一首色香具备的诗章？”

莲蕉道：“你底香里有色，我底色里有香，我们都是杰作。”

红木槿对白木槿说：“白花是一首好诗。润饰以我底红色，不显更精彩吗？”

白木槿说：“我欣赏自己底白色。”

(二)

一只白眉戴冠的灰雀，正啄破一棵林檎实。

他弯下颈项，伸出尖尖的黑喙，把一片果肉取出来。

灰雀如何享受这顿丰富的午餐呢？

我竟触摸到悲哀的音键 ——

他是连肉带核，囫圇吞枣下去的。

想起日治时期，看见两个饥贫交迫的儿童，在街头吃香蕉，也是连皮一起吃下去的。

(三)

三只花蝴蝶，从墙头翻进院子里来。

她们在花丛中穿飞。

明知是有为而来的，我竟没采取行动。

她们都那么华丽，那么焕发。

门前两盆黄槟榔，长叶飘拂，姿态很美；最近却支离残缺，憔悴下去了。

都是蝴蝶干的勾当！

—— 黄槟榔是无辜的。

我们是否可以另一种眼光，来欣赏她底缺陷美？

(四)

我底院子里栽种一棵番石榴，它底果实只有橘子那么大。

友人来坐谈时问起这棵果树，都哑然失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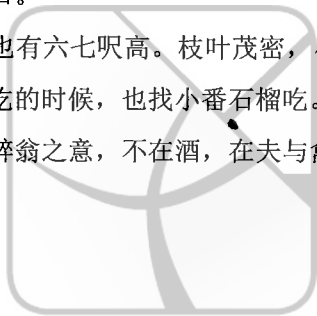
路人更在篱外比手划脚：“人家种果子，这么大，他种的果子，却这么小。”

我大笑道：“醉翁之意，不在酒，在夫玩赏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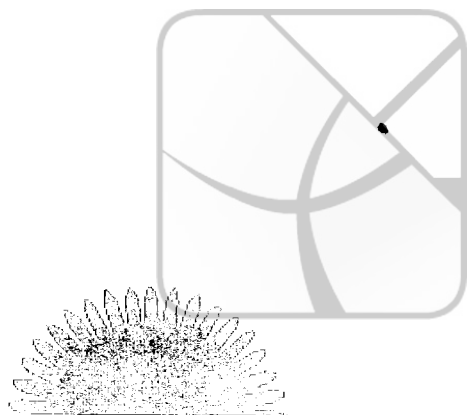
当初买这棵果树时，花贩说是中国品种，果实小小粒，可供玩赏；吃起来也香脆可口。

果树长大起来，也有六七呎高。枝叶茂密，小花雀时常来树上做窝。灰雀没有林擒吃的时候，也找小番石榴吃。

我对自己说：“醉翁之意，不在酒，在夫与禽鸟共乐也。”



輯三： 晨昏浮錄



它像一个妇人脸庞，
忧郁的笑容能增加她底妩媚。

它像一幅绘画，
配上忧郁的颜色能增加它底深度。

它像一首诗，
带点忧郁的苦涩更耐于咀嚼。

红云紫云

椰林外面的晴空，泛滥着一堆红云。

它不是殷红浅红，不是桃红橙红，而是那种像火在燃烧的火红。

火色的云是慑人心神的云！它也是令人振奋的云！

它染红了半只天边，染红了椰林梢头，林下溪水，水畔野花。

它也染红了我底手，我底脸。

谁喝醉了五花马千金裘换来的美酒，是李白，还是我自己？

哪一座森林起火，火舌捲上高空？

哪一座火山爆发，熔岩喷上青天？

想起许多年前，一艘渔船在海上失火焚烧。火光熊熊，好像在燃烧大海，要把海水煮沸。

想起两千年前，那一场焚书的大火！

多少人在火光里吞声饮泣，多少人把书本埋藏在心坎里！

若干年后，楚人一把火炬，引起更大的焚烧。

人们都欢呼歌颂，说它很美很辉煌 ——

就像此刻泛滥在天边的火色云。

我该不该这样诠释 ——

火红的云很美很吸引，但也很惨酷。

当夕照渐呈疲弱的时候，那些红云都变成深紫色。

紫色气象万千。它是高雅的颜色。

它有风韵，也很忧郁。

想那黄昏，它是一条忧郁的河流，满河漂流着紫色的小花。它使你呼吸室塞，然后坠入忧郁的思潮。

在诗之殿堂里，讲坛布幕灯光全是清一色的深紫。我是一个婴儿匍匐在殿堂角隅。紫色的细缕从天花板上纷纷落下来，落在我底身上，纠缠着我底头脸和手足。

我在紫色的缕纲里挣扎。

开始时蹒跚试步，然后是踉跄跌扑，最后挣脱束缚，昂首挺胸，跨出殿堂底门栏。

（一首诗底脱稿是一次再生。）

孩提时谛视一树盛开的紫罗兰，恍恍惚惚，好像走入一条迷离凄清的小路。

年轻时读戴望舒底雨巷，深受感染，曾经为一角紫色的裙裾忧郁好一些时光。

想起紫罗兰，想起雨巷，它们都是美丽的忧郁。

现在，夕照已完全隐遁在地平线下面，暮色开始深沉了。

我望望椰林外面那一堆紫色的云朵，不禁大吃一惊。

你道那些紫云变成了什么？

它们都变成铝一般黑，墨一般黑的黑云！

谁肯相信，黑云底前身是美丽的红云，高雅的紫云？

多么可怕！我想起美丽的谎言，糖衣的毒药，笑里藏刀，温柔陷阱等丑恶的嘴脸。他们底外表都是红云和紫云。

要是前一阵子我攀登这座灿烂辉煌的高峰，此刻岂不陷足深邃的黑渊？

要是你接受我错误的判断，说那是幸福之乡，你底后果何堪设想？

呵，呵，这些红云底教训，紫云地教训，还不够深刻吗？

当我再度举步时，我是应该如何小心在意，提高警惕呢！

一九九〇年七月

天边的红霞

黄昏在天边垂挂着一片红霞。

红灿灿地像是我底深思。

红灿灿地它是我底梦土。

梦是一艘小船。你站在渡头，船摇来，把你载走；载去梦土上。

摆渡的是何许人？

他黑蓑黑笠，看不清脸孔，而且他是从来不开口的。

他只是一只影子。

他只是过去的时间底影子。

那怯怯的桨水声是他回头的脚步。

黄昏在天边垂挂着一片红霞。

红灿灿地像是我地深思。

红灿灿地它是我儿时的梦土。

在那片梦土上有笑声，有哭声。

我想大概是笑声多，哭声少。许多事情都已经模糊。

还记得一件事 ——

每当我有小恙，不能像往日那样蹦蹦跳跳时，父亲上市场回来，
老是带一支彩色的铅笔给我。

“给你学写字的。”他说。

我当然写不出半个之字。但是我很兴奋！

我涂涂画画，在纸上上打了许多牵联不休的弧线。

我想，那该是我最早的诗篇吧，而且是纯抒情的。

黄昏在天边垂挂着一片红霞。

红灿灿地像是我底深思。

红灿灿地它是我壮年时期的梦土。

在那片梦土上，有一座大山底影子，三个海洋底涛声，三条河
流底蜿蜒。

记忆犹新：那山中巨岩群底雋语，风树林地狂舞，以及鸦翼阵

大合唱；

歌唱那山外的平原，平原上的阳光。

三个海洋底沙滩上都拖着长长的脚迹；

迹印有深有浅。

也曾经在三条河流底堤岸上徘徊流连；

河水有缓有急。

黄昏在天边垂挂着一片红霞。

红灿灿地像是我底深思。

红灿灿地它是我思维之湖。

湖水不断地荡漾着涟漪。

水上飘来一片白花瓣；水上飘来另一片黄花瓣……

它们轻轻飘动，飘到湖心，慢慢旋转，旋转；

然后结成一朵花团。

花瓣继续旋转，旋转；结成另一朵花团……

我以网兜打捞花团：一朵，两朵……



一九九一年二月

黄昏草

（一）点燃路灯的人

我倚坐在楼头一角，让黄昏把它底黑丝网一袭袭地撒落在我底身上，撒落在大地底身上。那丝网很薄很轻，轻到几乎没有重量。可是我却微微地感受到它底沉重，而且有点窒息，有点喘不过气来。而大地也越来越沉重，终于不胜负荷，沉溺到黑渊里去了。

十多年前，我曾经消耗多少日子，在这同样的黄昏里！那时，我喜欢独坐在椅子上，痴望着屋脊上的一角蓝天，思构着一篇散文，或是一只诗句。直到那两三只熟悉的黑鸦，太息着打从屋脊上缓缓地移过，黄昏才把它最后的一袭丝网撒落下来，把我深深地掩埋。

而今，我又在同样的黄昏里独坐。像遇到阔别的挚友，我触摸到亲切之感。

远山已经隐去，潇洒的海鸥底瘦影已经模糊。篱落间偶尔飘起

一两声虫鸣。

天上有几颗星儿出现，海风变得寒冷了。我仿佛听见海风送来断断续续的浪涛拍岸之声，大概潮水又高涨了。

我偶尔侧过头去，只见那修长的黄泥大道已投入暗影中了。路上早断绝了行人。于是黑暗像一片黑色的羽翼，渐渐掩近来，掩近来，终于抖落在我底身上，把我紧紧地裹住。

不知道过了多久，我忽然听见脚车底声音。我知道那是点燃路灯的人来了。只见黑暗中抖闪着一点火光，一会儿，那火光便白热起来了。

我伸一个懒腰，从沉思中醒转来，目送着他抬着梯子，跨上脚车，向另一个黑暗的角落驶去。

在这个没有电流供应的乡镇里，点燃路灯的人是光明底使者。他走去每一个黑暗的角落，把光明带给乡镇底居民。

（二）忧郁的河流

又是黄昏！又是沉重的忧郁！

你有感觉到吗？好多个黄昏降临时，我底肩似乎都添上一份量。

我曾经读过一个集子，作者把黄昏比作一道忧郁之河流。我当时就觉得我对黄昏有同样的感受，因而很同情作者底那一份忧郁。

黄昏是忧郁的，但它不是悲观。它不会使人沮丧，也不会使人崩溃！

它像一个妇人底脸靥，忧郁的笑容能增加她底妩媚。它像一幅

绘画，配上忧郁的颜色能增加它底深度。它像一首诗，带点忧郁的苦涩更耐于咀嚼。

因此，有些人在不觉中爱上了这一份忧郁，因而喜欢在黄昏里静静地享受。

凭着这一份喜悦，像抽一口雪茄，像饮一瓶白啤，或是喝一杯咖啡，我已经习惯于等待着黄昏底降临如等待着一位挚友底到访，有时彼此打一个招呼，或者只是做一个手势。

我拉了一张椅子，坐在窗前。

远山已垂下纱罩，白色的桥梁开始褪色，而桥下水也似乎逐渐慵懒迟滞起来了。

于是我又摸触到那一份熟悉的，令人窒息的沉重了。

我望着那满流忧郁的河水，我不禁疑惑地追问着自己：这满盈凝结的忧郁是河流呢抑是黄昏？

假如此刻有一只小船，划着短桨，缓缓地打从河面移过，你问我：小船要漂浮到哪里去？

我将怎样回答你呢？

要是我说：它到梦中去！你可满意这个答案？

要是你把河流当作黄昏，把黄昏当作梦底边缘，你就会恍然明白了。

曾经有一段日子，在极端苦闷与绝望中，我常唤那暮靄里的河流做黄昏底哭泣。我每天踟躅在河滨，我把满腹委屈与辛酸都投给了黄昏，是黄昏才那么仁慈与宽量地接受了我底控诉和悲愤。

因而，我写了许多黄昏底诗篇和河流底诗篇。

我想：我那时如果没有在河滨遇到黄昏，我底日子不知怎样度

过？如果黄昏不接受我底投诉，我一定变得疯狂。

呵！忧郁的黄昏，忧郁的河流，你底忧郁一定是汇集了许多人底悲哀，才会变得恹般沉重，恹般沉重！

（三）钟声·烟圈·鸟鸣

多少个黄昏，当印度庙堂敲起晚祷底钟声时，我想写下激动的心情！

人类真是感情的动物；有时一个声音，或是一片落叶都足以激起心波底涟漪。

多少个黄昏，我倾听着钟声，在河水中迂迴，在鸦背上缭绕，我觉得它把黄昏饰缀得太美了。

这时，太阳已远远地落到地平线下去了。透过木薯林和橡树林，我还可以望见林外的草原上洋溢着一片金黄色的夕照。

透明的金黄色，它们黄得多美！

当夜幕逐渐抽动时，它们便慢慢地转呈淡紫色了。今天的暮霭却格外深紫。它们跟一杯葡萄汁有什么不同呢？

这里那里，开始腾冒起白色缭绕的火烟。居民每天把落叶枝梗扫集成堆，在黄昏时分便燃烧起来：一来灰烬可以充作肥料，二来火烟能驱逐蚊蚋。

望着烟圈，望着烟圈，我觉得钟声美于旋律，烟圈则美于图案，黄昏如果是一首诗，烟圈是它底形式，钟声则是它底韵律。两者缺一，黄昏便显得不完整；舍弃两者，黄昏便丧失了诗意。

今天傍晚，望着葡萄汁一般的暮霭，我底思维像烟圈，无拘无

束地尽自缭绕。我不知道它要绕得多高，多远？直到第一头翠鸟底鸣声把落在林里的时节，我才能把它收回。

这些每日蹲踞在河滨水隅的深思寡言的翠鸟，你如果以为它们是未老先衰，或是暮气深沉，那么那你是判断错误了。

在森林里头，你不知道它们飞翔的姿态多优美，多年轻！它们从水草中冲激起飞，像一把羽箭，眼睛只一眨，便泼喇喇地投入林里去了，抛下一串嘹亮的鸣声，使你终生难忘。

它们每日总在黄昏时分飞回林间歇息。它们底鸣声永远是那么自然与快乐，不论白天里有没有寻到足够的粮食果腹。

为什么要悲哀呢？今日没有吃饱，安知明日没有一顿丰富的事物？

（四）云彩·鸦翼·浓雾

黄昏是观看云彩的时刻。

最好是坐在海滩上，或是山坡上，你可以放纵你底视野，眺得远远地。

观看云彩变幻，要加上你底想象力。你把它们想做什么就是什么，不要理旁人对它底看法。

有一次，我看云彩幻成一片沙滩，滩上散布着许多玲珑的贝壳。后来，这些贝壳都活动起来，幻成一大群绵羊，在山坡上低头吃草。这时，海潮正在升涨，它也带来了许多绵羊。一时分不清绵羊是在天上，在海上？

另一次，看云彩幻成一座宫殿，巍峨堂皇，气象万千。我毫不

迟疑，就唤它做诗之宫殿。

这座宫殿看看连在咫尺，却又遥不可及。

两头老鸦打从我底头顶经过，朝西天飞去。我对老鸦说：“请把我底思念和祝福，带给那座宫殿！”

我曾经把黄昏底鸦翼比做落叶：它们飘到西天，便一片片堕落在宫殿之阶前。

鸦翼，它也是黄昏底花朵。它绽放着黑色的鲜花，在黄昏底道上。这些美丽的黑花装饰着黄昏，使它加添一份矜持。

当云彩逐渐褪色，鸦翼逐渐稀少的同时，海上升起浓雾。好浓好快的雾！最初看它还在远山之间迤逦漫步，不出半小时已无声无息地掩进港口。

多可怕的雾！它把海面罩住，并不止步；它跨上岸来，向陆地侵袭。

我底手臂和头发，我坐着的阶石，都被雾气濡湿了。

呵，黄昏底灯塔，你还不赶快操作，把你底灯塔扫射到雾阵里去，让船看见你，藉以辨认方位。

在浓雾里，天上的星辰也束手无策，不能给你任何援助。试想：你被罩裹在雾阵里，怎能看见雾阵外面的星光？在这种情况下，你只有停止马达操作，慢慢划行，同时升起船上所有的灯盏，不断地鸣着汽笛。

这就是黄昏底港口，可怕的黄昏底雾！

一九五八年

五月底霞天

今天傍晚，黄昏还未退尽，晚霞已把满天染得通红了。

是阵雨欲来的五月霞天哩！

我和妻在篱落间散布。

“看这些木槿花，在霞光下越发娇艳了！”妻说。

我笑道：“你底脸红红的，也跟花一样。”

妻抬头看我，也笑道：“你也是。”

我们一面踏着霞色，一面笑得很开心。

我们底步履轻捷，觉得年青了许多。

远方油棕园底天空，也是一片通红。想油棕树底下的溪流，也该泛红了吧！

傍溪的繁花何以选择黄昏时分离开枝头，撒落溪里呢？只因晚霞时常在这个时刻在溪上走过。

一个黄昏，我在一座油棕园里溜跹，看见一条溪流，载着许多落花，在我底面前流过。

那天没有霞色，溪流也没有泛红，但落花都没有怨怼，她们载浮载沉，往前漂流。

繁花虔诚地铺撒在晚霞行将经过的道上。有时晚霞没有来，繁花也没有哭泣。她们只对自己说：“等待另一个黄昏吧！”

她们深信晚霞会踏着轻蹑的步子走来，把溪水染红，因为这是五月底霞天。

偶尔遇到一个璀璨的霞天，总希望遇到多一次，不是吗？

当晚霞逐渐消退她底颜色时，我就对自己说：“几时再能逢到这么美的霞天？”

欲念是贪婪的。它从不餍足。你手上有一鸟，便奢想有二鸟，三鸟。于是你摸到烦恼的音键，永远不快乐。

小时候时常央求伯父带我们去郊外漫步。

有一次，在高阜上看见晚霞。她把四周的景物辉映得很美。

我高兴地嚷道：“晚霞真美！”

伯父却说道：“我们下阜去，天快要黑了。”

我赖着不肯走。“多待一会嘛！这么美的景致，不看多可惜！”

伯父开始走下阜。“天黑了，你不怕野狗追吗？”

我没有办法，只得央求伯父，明天傍晚再来这里。

可是第二天晚霞不来，我是多么失望！

年青的时候，在自己底椰园里，眺望邻园底霞色格外红。

“晚霞何以老是落在邻园呢？”我不情愿地暗自嘀咕。

待我跑到老远的邻园去一看，才发觉霞光还在更远的园外，大

概在天涯，在海角吧！

现在想起来，如果当年发现晚霞就落在邻园，霞底诱惑就没有这么强，而且也显不出她地美了。

我深深想念着晚霞！她底出现时常在我生命底杯子里加添一些颜色，一些芬芳。

晚霞红通通的，她难道不象覆盆子汁，石榴汁？不象西瓜水，番茄水？

想起在飞机上喝过的红酒，它底颜色与味道却更接近晚霞哩！

在飞机上，不要老喝咖啡，红茶，黄梨水或是橙水。你对小姐说：“劳驾，红酒！”

红酒是英国人餐桌上的饮料。酒精不高，有点象未加糖的葡萄汁。习惯上是红肉配红酒。

在伦敦华人餐馆，英国人多数点扬州炒饭和香烤酱鸭，外加一瓶红酒。

但是，不论在机舱上或是餐厅里，你啜着红酒，一面想起霞底温暖和霞底芬芳，那可是高度的享受哩！

那一年在伦敦，我们上市场回来，手上大包小包，扶着屈曲的楼梯，走向寓所。就在走廊底窗口上，我们看见罕逢的大雁，我们都惊叫出声。

它们排成人字形，在窗前飞过，转瞬滑落在屋脊背后，不见了。

“西伯利亚来的呢！”女儿说。“它们落脚在邻近的湖沼里。改天我们去探望它们。”

伦敦底冬季，下午三时左右天就黑下来了。天空阴霾霾，寒风尖啸不止，气候越来越冷，接着，就下雪了。

而雁群却迢迢飞来这里过冬，想它们居住的地带是多么冷峭难耐。

我忽然想起晚霞！可惜晚霞此刻不来，不能酝酿一湖溶溶的霞水，来接待这些冻馁的，远方客人。

唉，你看你看，我又想起晚霞，又想起南国五月底霞天了！



一九九三年

回忆--它是昔日的芬芳

(一)

黄昏。青山背后涌起一片红霞。

红灿灿地它使我忆起我底梦土。

你可想重临你底梦土？

请登上回忆之舟。它将带你上路。

回忆少年时的乐园，那里的山岗早已铲平，溪流亦已绝迹；但是在回忆里，山岗依然苍翠，溪流依然潺潺。

回忆备受敬爱的亲人，他们早已离开这个尘世；但是在回忆里，他们底音容仍旧是那么亲切和熟悉。

在一个月夜里，我想起母亲，想起她在月下乘凉的情景，我写下这样一首小诗 ——

母亲，月光正照着
你底眉宇，你此刻
在惦念着哪一个儿女？
回忆是红霞，它照亮褪了色的过去。

(二)

黄昏。椰林背后涌起一片红霞。
红灿灿地它使我忆起我底梦土。
在那片梦土上，有一座大山，三条河流和三个海洋底故事——
孩提时常结伙到山里去。
山上都是果园。园地有人料理，没有很多乱草。我们四处游赏，不担心迷路。
曾经爬上高峰，去眺穗子翻腾起伏的稻田，去眺绵亘不断的椰林和胶林。
把视线收回来，想眺山脚下我们底住家，却一直寻找不到。

你问吗，我底家？
我家就在那椰林外
林鸟最多的地方。

榴莲飘香的季节，我们去山里买榴莲吃。黄肉细甜，大包维核，价钱也相宜。吃饱了找泉凉掬水喝。

有一次，无意中来到一个山坡下，没长树没长草，却堆满高达的山岩。恍然间，觉得这些山岩才是最早的居民。

不知几千年前，他们席地坐在这里，正当专心恭听大酋长底训令，忽然冷却化石了；遗下那一刻肃穆庄严的神情，供后代子民瞻仰。

走累了，坐在树根头等候火车。

火车底来临给我们很大的欢欣和鼓舞。

火车轰隆隆从郁郁葱葱的树林下驰过。看不见它底踪影，却看见浓烟滚滚，从密叶梢头腾冒出来。

黑烟越升越高，转眼升上天空，缠绕着正在飞行的鸦群。

鸦群时常打头顶上飞过。它们朝出晚归，一直唱着同一个腔儿的曲子。

它们好像很快乐！

望着鸦群，我想：它们每天飞到山外去，飞得那么高那么远，它们看到什么呢？

我又想：那一天我登上列车，也要去外面走走。

在我很年青的岁月里，我就跃跃欲试，想离家去远行。下面是我当年写的诗 ——

在这壮健的岁月里，
年青的朋友，驰骋吧！
着上鲜艳夺目的骑装，

跃上你底马；
奔驰吧，矫健的奔驰吧！

曾经在三条河流底堤岸上徘徊流连。

河水有缓有急；那是我感情底潮汐。

那年适逢日侵，我刚踏出校门，就离家出走，寄身在一条河流底岸畔。

每天傍晚，我跌坐在河堤上，看河水一直奔流不休。

我问河流：“你可是打从家乡来的水？”

“这满河悲哀何时才能流净？”

那时我管她叫做哭泣的河流，虽然她底两岸野花盛开，晚霞时常把河水辉映得富丽多姿。

永远难忘

这霸罗河底黄昏，

这霸罗河底忧郁！

每天看流水

把黄昏载走，

空留下

满河黑水

与太息！

并不是我身边这条河流喜欢哭泣，那是因为当时我心情恶劣，意志消沉的原故。那时候，朝晖和鸟语一样撩不起我底欢欣。河流其实是被我丑化了。

在我心情开朗的日子里，河流是我底佳偶。我欣赏她深碧冷冽的清波，激喷巉石的歌声，以及扬长奔流不稍迫顾的走姿。

当我还在求学的时候，宿舍底后面也有一道河流。每天上学放学，周日上街买零用品，都要打她身边经过。

河水潋潋，迤迤横过果园，穿过桥洞，来到一间教堂前面，然后拐入胶林。在河湾一角，繁殖着一丛绿竹，临水弄影，婆娑多姿。

竹傍河而居，她有水底潇洒和柔情，外添一份讨人喜悦的绿意。

竹因饱吸河水而丰茂，河因竹影陪衬而妩媚。

绿竹在风流中颤动，发出瑟瑟的寒声。

河水在石缝中迂回，发出淙淙的清音。

我时常偷空跑来这里，欣赏水竹之音，倾听水竹对白，留连终日，忘记归去。

在那个年纪里，无郁无虑，胸怀坦荡，如眼前的风中竹，河中水，而且一直憧憬着一个美好的前程。

在那个年纪里，我已开始写诗。我写了许多河流底诗。我管这条河流叫做行吟之河流。

千竿绿竹
在风中舞蹈

在风中讴歌
歌颂高耸的蓝空。

千缕白水
在河里荡漾
在河里奔流
流向辽阔的海洋。

河流除了使人沉思吟哦，寻觅灵感外，她还有更美好的一面。
她日夜潺湲，不曾停歇。

根柢土阜想搁住她，她慢慢浸渍，最后淹过了障碍，继续前行。

岸石桥墩想阻扰她，她拐弯改道，没有停止她底旅程。
锲而不舍，坚韧不拔，这股毅力才值得我们珍视和赞扬！
在人生底轨道里，我们岂不是一直在努力培养这股毅力！
河流一面奔走，一面会合山中其他小水。

“来吧，朋友，我们一块儿走！”

待她冲下山谷，在平原上出现的时候，她已经是一条浩浩荡荡，一泻千里的大河。

她滋润了两岸沃土，养育着千万人家。

你说，我们该不该向伟大的河流学习呢？

一九七二年，我在一篇献词里曾经这样歌颂河流 ——

高渊河，发源于滨登山
冲蚀了两岸的泥浆
夹带了岩层的矿藏
在吡叻边境蜿蜒，奔窜……
然后流入威省平原
流入高渊。
啊！高渊河夹带着丰富的宝藏
流入高渊！

三个海洋底沙滩上都曾经拖着我底脚印。

印迹有深有浅，有曲有直；说明我一生之遭遇。

去海滩散步，挑人迹罕到的冷滩，走一段长长的路，然后回头逐步查看，你会惊觉自己怎么会走出这样一条弯弯曲曲的路。

去海滩散步，绝不可能遗漏贝壳。

孩提时去海边，见到贝壳就抢拾，装得满篮满匣，拾得越多越兴奋。长大后就不滥拾，只捡稀罕美丽的，才带回去放在案上欣赏。

这有点像我读书的情形：年青时见书就读，一知半解，囫圇吞枣；长大后只挑喜欢的书籍读。

目前我这个年纪，却是最适合吟诗写诗呢！

贝壳是海洋底艺术结晶，是海洋底诗作。你想吟咏它，欣赏它，你必须先取得海洋底共鸣。

在拾贝集里我这样形容贝壳 ——

曾有一个画工
携着一箩白石，
坐在黄昏底阶前
他描绘落霞之色。

夜来听见风雨声
潮水淹上他底小阁。
石子纷纷跃出箩筐
溜到水里变成贝壳。

英国诗人罗赛蒂在“海角天涯”里说道：

“到海边捡一枚贝壳听听，你会感觉到这就是波浪的回声，是希望，是忧郁，是寂寞！”

他底话越发增加贝壳底神秘美！

贝壳里头果真有海底回声么？那要看你如何对待海？

你傍海而居，晨昏步行到海边去，看潮起潮落，听海涛讴歌。
久而久之，海成为你生活底一部分，你不能割舍她，于是你才惊觉到你已深深地爱上了她。

以后为了生活，你离开海。

那一天你整理囊篋，你发现贝壳。你把玩着它，想起海洋，想起潮音，自然而然就听见海底回声，鸣自贝壳。

去海边散步，最高兴是遇到潮水在高涨。只见波涛滚滚，汹涌澎湃，无际无边。

我暗自寻思：什么力量使海如此气魄宏伟，震撼天地？

那是蕴藏于海洋内心深处的求生之意志吧！

它使人鼓舞，奋发，进取！

它使人坚忍，不屈，无畏！

因此，当我偶尔摔伤或是折翼，我就跑到海底身边来，重新充实这一股刚强的意志。

世态险恶，人性卑劣，只有具备海洋般的意志，才能和它抗衡。

好几次我来到海边，适逢退潮。

潮水退得远远地，遗下一大片泥泞的海床。没有船只，没有鸥鸟，没有人影，连风也停止吹拂；海面上一片死寂。

我觉得和难过。但我并不想离开。我留下来，坐在堤岸上。

我想我应该分担海洋退潮时的落寞。

海在喃喃私语。她在等待下一个高潮底来临。而等待是痛苦的，难耐的。

当海潮升涨的时候，我在水乡吟里这样唱道 ——

浪由东边奔来

浪由南边奔来

浪由西边奔来

浪由北边奔来

浪由四面八方奔来

汇成一支无敌的力量

要把大地吞蚀！

要把大地吞蚀！

(三)

黄昏。湖上升起一片红霞。

红灿灿地它使我想起那回忆之湖。

湖上漂浮着各种颜色的花瓣。它们随波逐流，慢慢旋转，慢慢凑拢，然后结成一朵花 —— 回忆之花。

许多人在岸上打捞花朵，一朵，两朵；待他们进入暮年以后，就把花缀串成一只花环 —— 回忆之花环。

你底花环是以哪一种颜色的花为主色：

痛苦的红色，忧愁的紫色，悲哀的黄色？

不论何种颜色的花环，在回忆的霞光底辉映下，它们都一样鲜妍，一样芬芳，因为痛苦和悲伤已在时光底水波里冲淡。

给你一只兜网

去黄昏底岸畔

打捞回忆之花朵

缀串回忆之花环，

在你暮年的案上

吐放昔日的芬芳。

一九九一年九月

破晓

清晨四时五十分，我因不能入睡而独坐在窗前。

我想眺望前面那一片菜圃，但我不能够；黑夜把它罩住了。我想俯视窗下的绿草，黑夜也把它罩住。我甚至不能够看见自己底手掌。

我失落了自己。

我感觉到有一种无形的力量在压迫着我，像掉在水里头所感受到那种压力。

我忍受着，忍受着。

忽然一个意念使我想起夜跟海洋极相似。当人们在睡觉时它底浪潮便逐渐涌过来，终于把一切淹没。此刻人们都在深海底下熟睡，而他们还不自知，还很酣畅地打着鼾！而我却偶然于不该醒来的时刻提前醒来。当我一旦发觉到我是那么深深地堕溺在海洋底下时，我底悲哀竟无法抑止。

我抬头望望天窗，可喜地天空中有一颗光芒四射的大星在闪烁着。

我竭力地抑止住内心底悲哀，虔诚地对它献出了敬意。

对于这些在黑夜里放射光辉的星子，我们难道不应该重视吗？要是你曾经有过夜行的经验，你就会体会到那些光辉曾经给予你超出了你所应得的温暖和慰藉。而我此刻在深沉的黑夜底下还没有化为顽石，就是因为看到这颗星子的缘故吧。我想它此刻一定看得见我底眸子所发射出来的，感激的光焰吧！

我坐在窗前，不知过了多少时刻！我虽然感觉沉闷，窒息，但却很肯定地看见黑潮在逐渐退落。

那潮脚是没有声息的。而且它是流动得极其缓慢的。

终于，我辨认出那些像礁石一般的梢头，在水面上露出来了。我辨认出一两根长长的桠枝，像湾木似的遇着逆流，不能飘动，久久滞留在一个地方。终于，我辨认出那些屋尖檐角，以及我底手掌。

但我等待着，有信心地等待着。我知道在那深邃的黑夜底后头，有一颗光明在奔驰着前来。虽说它此刻距离我还很远，但我知道它是在逐渐与我接近。

我不能够说出确定的时间，但我能告诉你在黑夜里公鸡是起身最早的。它们底啼声虽说不上宏亮，但在黑夜里已经够尖锐。它们传播得很远，而且够力量；它使你想起这不只是声音，它是一根根锐利的武器，向丑恶的黑暗突击。

夹杂在鸡鸣声中的，是犬吠。过了一些时候，才听见鸦阵啼鸣。接着，才听见小鸟地啁啾。

而最迟起身的，要算是人类了。

我想人们也许只注意到那全光辉煌的旭日，因而把这更伟大的“晨底序幕”忽略了。是以尽管有许多人在歌颂着那朝阳，而赞美这破晓前的珍贵的一刹那的人却不太多。

其实，当你兀立在黑暗的窗前，翘首期待着光明底来临时，你才会深深地体会到，要等朝阳突破那深厚的黑雾并不是易举的事！

我期待着，期待着。而周遭依旧是一片沉寂。我仿佛听见那朝阳犹在那深邃的海洋底下，艰辛地迈步着，痛苦地翻爬着。

这一份坚强的毅力才是值得高歌咏颂的！

现在，朝阳已突破黑暗的重围，在地球上露面上，那一片炫耀，那一派声势，实在震撼心弦！

它像一道洪流，把冰冻的全世界暖化了。它是一股活力，使万物恢复生机。于是人开始活动，花吐露颜色，云继续漂流，鱼照旧潜游。而适才加诸在我身上的那股压力，也不知道何时卸弃了。我感觉全身舒适，精神爽朗。我高擎起双臂，引吭高呼。

我庆幸找寻到自己！

一九六二年

星星底话

夜已很深，我还在院子里踱步。

天空晴朗，没有流云，星辰纷纷显露出来。

望着满天星辰，想起从前村里人乘夜凉赶赴七里外的墟集。他们三五成群，挑着菜蔬，打着灯笼，在黑夜的田野间赶路。只见漫山遍野，灯光闪闪，在风中移动。

这些火光越移越远，由于时代递迁，它们已化为天边一堆小星。

哦，灯笼星，你可否载我回头，去田野间参加赶墟的行列？

曾经作客山庄，看见一大群流萤，从池沼里飞起来，萤光点点，眼花缭乱，几疑是天上星群飞下来池沼汲水，浴沐。

星辰长了翅膀，可以自由飞翔。萤火虫，夜夜飞来我底窗前，听我吟哦诗篇。

记得读小学三年级时，国文课本里有这样一首诗 ——

小星星，亮晶晶，一颗一颗像铜钉……

为了押韵，竟把铜钉拿来比拟星辰，实在是污染孩童纯洁的心灵。

我看星辰象灯笼，象萤火，不象铜钉；别人底看法又如何呢？

文人把星夜的天空看作果园。果树上挂着一串串饱蓄着希望的浆果。

一颗星在天空上，你底希望永远在闪亮！

诗人把繁星的夜空看作花圃。圃里盛开着金色的星花。

诗人是圃里唯一的花匠。他讴颂的都是星花之歌。他永远年青，快乐！

旅人说星辰是沙漠中牲口底指南，海洋里舟楫底灯塔。它们底光辉辗转来到这个尘世，虽然已经冷却，对于餐风宿露的旅人，那已是很温暖了。

在太空底语言里，星辰是否代表友善，希望和鼓励？

我继续踱步 ——

忽然，一颗流星曳着光痕，滑下东方去了。

这道光痕灿烂炫耀，象一条游龙，破空而去。它确曾引起此刻在天幕底下所有仰观天象者一阵骚动。

一颗光明熄灭了，不论是一颗星或是一盏灯，它总是令人惋惜嗟叹的。

在黑夜的太空里，星辰打着小小的灯盏，在幕前出现。灯光照亮崎岖的天上路，也照亮崎岖的人间路。一旦灯油耗尽，便隐入幕

后。

我时常仰观天幕，只见星群熠熠。它们闪闪烁烁，好象在热烈的鼓掌。听那悸人心弦的掌声！可是我漠然木立。这些掌声不是为我。

今夜，这颗小星孤零零地击着掌，然后寂寞地引退。

我欣赏它，因为它底掌是为我而鼓击。

年青时好羡慕流星。想是向往那金光灿灿的刹那的一刻吧！

为了想看流星，我时常迟眠。

当夜深人静，星辰便纷纷登场，密密麻麻，好不热闹。

夜夜我就在星群堆里寻找流星；有时如愿以偿，时常是空手而归。

一个晚上，星辰们心事重重，显得很烦扰。他们眨眼扭嘴，窃窃私语不休。

我嗫嗫地问道：“你们有什么心事，可否说出来，让我分担？”

星辰说道 ——

我们在焦念

流云何时出现？

我们要乘着云辇

去深山幽涧。

我们在焦心

鸦阵何时来临？

我们要架着鸭艇
去海曲沙汀。

于是我说道 ——

我知道有一座山林
胶工扎上头灯
也看不清路径
你们可以

与胶工同游
加添许多火星
在胶树林。

我知道有一个村庄
渔人扯上风帆
也扯上了灯盏
你们可以

与渔人同游
加添许多火光
在桅竿上。



我还想告诉它们另一个去处，便发现一颗流星滑走了。
它煌荧夺目，倏忽不见。
它象一只遥远的梦，突然出现，迅速隐去。
我为此深感怅惘。

流星逝去了，它撒下闪闪细碎的金花，洒落在我底肩上。

这一夜，我就拥着这些金花入睡。

在一次闲谈中，我向母亲谈起我喜欢流星，并且举出一些喜欢的理由：

—— 它不同于其他星！

—— 它是一颗会飞的星！

—— 它潇洒，有性格！

—— 而且很勇敢！

母亲留心地听着，但没发表意见。

而当我第一次离家远行时，她却谆谆地叮嘱道：“不要做流星！”

“做一颗平常的星，循规蹈矩，放射着光明。”

我唯唯。紧紧地握着母亲底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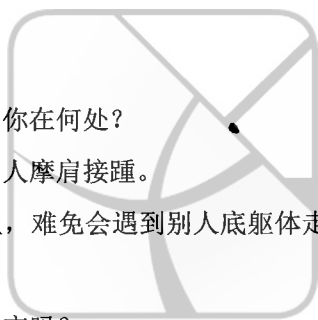
我发现她底瞳仁竟是两颗星。那是宇宙间最美，最美的星！

几十年来，它照临着一群子女，未曾离开过它底岗位。

后来，我选择了一门职业，就埋头苦干，数十年如一日，未曾做流星。

一九九三年

你在何处



天色暗下来时，你在何处？

去闹市里，和行人摩肩接踵。

在这样的场合里，难免会遇到别人底躯体走来和你底躯体打交道。

你懂得躯体底语言吗？

在花车游行，大旗鼓游行的人潮里，时常有一些男性的躯体，或是女性的躯体，伺机和另一些同性的或异性的躯体攀谈，而且谈得很投机。

在舞台上，艺人举手投足，摇首扭腰，有的很优美，有的很挑逗；那是躯体底另一种语言。

天色暗下来时，你在何处？

去一角冷落的沙滩，静静地坐在石头上。

水滨那几个垂钓者，他们把钓钩垂下水中，坐在那里，老半天

不动一动，活似几尊泥塑的偶像。

你坐在石头上，看悠悠河水，流走了自己底岁月，流走了别人底岁月。

满河漂流的都是人们底岁月。

眼看着岁月一个个离你而去，你不想向它们说几句话么？

什么样的话呢？再会？后会有期？

笑话，岁月是如此流水逝去不回返的。

可怜那几个垂钓者，他们痴痴地在等待，等待什么呢？

垂钓者垂钓失去的岁月！

天色暗下来时，偏又遇雨，你在何处？

下雨天，你想出门，只得带伞。

撑开了伞，陋巷成了河渠，你在水上摇响了欸乃。

在雨中，伞上的话语喋喋不休。起初你并不在意，待走了一段水巷，才发现到伞上的话语原来都是你自己心里想说的话。

在雨中，伞是你唯一的伙伴。你不向它倾诉向谁倾诉呢？

这是不足为奇的。

摆渡者时常和他底舢板说话，赶车的和牛说话；时下交通进步了，舢板牛只已经被淘汰，驾德士底对象该是他底引擎，驾渡轮的是罗盘吧！

于是你就把近来郁积在心中的一些问题，加上你对问题的看法全部向伞宣泄出来了。

伞显得很合作。没有打岔，没有激辩，一一 接纳你底意见。你觉得好开心，好轻松。

现在，你已拐进大街道，商店前面有骑楼，雨淋不到你了。

你收了伞，小声对它说：“谢谢，你是好伙伴！”

天色暗下来时，你在何处？

去高高的组屋上，眺望灿烂的街灯，把条条道路化为火巷。

房车在路上奔驰，德士在路上驰驱，单层电车。双层电车……

不闻噪声，想尘埃也飞扑不上这么高的地带。许多人都选择十五层，二十层，或更高。

没有落日余晖，没有暮色苍茫，没有鸟潮……钢铁的森林，结着灯火的果实。这些灯火密密麻麻，堆聚在一起，灿烂夺目，蔚为奇观。它们象一条火龙，把自然现象吞噬了。

我忽然兴起一个念头 ——

我此刻是否是栖息在这座钢铁森林里一条小毛虫？

街道上那些车辆，难道不是大甲虫，小甲虫，蜥蜴？

一九九三年元旦，钢铁森林里的昆虫们很猖狂，他们在街道欢呼狂奔，然后涌入狭窄的兰桂坊，互相推挤，践踏，哀号，死亡。

它们是一群飞蛾，扑向一九九三年这盏刚升起来的元旦巨灯。

天色暗下来时，你在何处？

一九九三年

夜之灯海

(一)

流星打着灯盏，在天上司巡逻之职。

他们干了一些时日，便退出岗位，到别处去另谋生计。

(二)

流星回到了林下的家。他把灯挂在檐溜下。

灯光照亮了林间小路，也温暖了林外人家。

流星回到了海角之家。他把灯挂在塔顶上。

浓雾时常笼罩着海面，灯光给船只正确的方向。

许多流星都没有家。他们流落在大街小巷。

他们把灯挂在高柱上，便这样站在路边过夜。

大街上车辆时常排长龙。笛号此起彼落，尖锐刺耳；司机浮躁嚣张的性格，在此表露无遗。幸亏有路灯，交通灯底指示，才逐渐缓和这个紊乱的场面。

小巷里寂无人行，冷冷清清。要是有小偷出现，他准不能遁形。

流星底生活虽然清苦，总祇没迷失本性。

他们燃烧自己，为众人服务，这种精神值得嘉许。

(三)

许多流星涌去大城市，比如香港。

他们麇集在那里，过着纸醉金迷的生活。

有的住在高楼大厦，有的住在高尚组屋，有的住在舞厅酒廊……

他们把灯挂在窗口。

灯光密密麻麻，闪闪烁烁，一片灯之海洋，蔚为大观。

曾经在九龙组屋上晚眺——

这些灯光都很美，很明亮。我仿佛听见欢乐饮胜之声沸腾喧天，一派豪迈气象。

可是在这些灯光背后，却隐隐传来啜泣与喟息。

流星们涌来城市里，大多数沦为量入为出的升斗小民。

许多没有固定职业，在人行道摆地摊，卖成衣，卖年画月历；在狭街里卖假首饰，卖眼镜……；时常和警察在街上竞走。

他们住在拥挤的木屋区，或是超龄组屋。

他们虽然把灯挂在檐溜下或是窗口，但是这些灯已发不出火焰。

灯盏底燃料早已消耗尽。

另有强光的灯盏填补了他们遗下的空隙。

(四)

在伦敦，夜底灯海也不稍逊香港。

灯数当然是代表星数。

许多流星都涌到这里来。

这里有高楼大厦，豪华组屋，当然，也有无家可归的游民。大都市是活水源。稍微机灵一点，打打杂，做临时短工，混一天算一天；只是住宿没办法解决。

于是他们睡在公园里，骑楼下，地铁通道……

在天寒地冻的季节里，他们把身体装进大纸箱或大塑胶袋里保暖。

在睡前他们啃唐人街的叉烧面包和老盛饼，既经济，又耐饱；有时手头松些，便打包烧鸭饭。

对于这些流星，他们底灯盏挂在那里已经不重要，因为它们已发不出火焰。

灯盏底燃料早已消耗尽。

另有强光的灯盏填补他们遗下的空隙。

(五)

夜光辉灿烂，美丽非凡。世界上许多大城市都是一样。
谁看得见，灯光底背后堆叠着如山的废灯盏？
他们底燃料已经耗尽，铁罐已锈腐，再也不能亮出火焰。
灯盏早已丧失了生命。
它们此刻只是灯海里的沙泥，灰烬。

一九九一年二月



河上行

伴着一盏孤灯，我握着笔杆，伏在案头。

我把零乱思维整理好，用我底笔把它记下来。

夜是那般静谧！偶尔有一两个草虫飞来。撞在桌面上，或是稿纸上，但它们都没有恶意。

我想：这么沉静的夜，它真像一道凝固了的河流。我觉得它是有一丝冻冷，一丝冻冷！

但这没防事。这一片可爱的沉静补赏了一切。

多么宝贵的沉静。它让一个人底理智清醒。它让一个人抛弃所有的杂念，集中一个目标，发掘、发掘；直到发现宝藏。

白天的喧嚣，白天的噪杂，以及它所引起的诸多琐碎的纷纭都死去了。

夜沉静得多么可爱！

我正自我陶醉在这个小天地里，忽然，一串鸦啼从屋脊尖抛落下来。

我抬头看看：嘎，天窗几时已湾白？

我突然被一阵慵倦给袭着。

扭熄电灯，原来天色已经很亮了。

现在，我要回到床上去补歇一会，还是继续写多几行呢？

一分钟后，两者都被我否决。

我披上大衣，决意到屋外去走走：河上的是晨风在呼唤着我，我要跟他泛谈去。

为什么我要向困倦屈服呢？

河上的晨风是爽朗的；那河流还在老远，我已经有这样的感觉了。

当我兀立在河流的时候，它已渐渐的明亮起来了，而且像明镜一般地闪耀着水光。只有那桥洞底下，还黑黝黝地如在梦中；高大的桥影，低低地压罩在河面上，使这一带显得更其深邃黑越了。

你猜度这里头隐藏着什么样的生物呢？

—— 一匹夜泉？

—— 一群萤虫？

—— 一个乞者？

嘎！让我们撇开这一切吧！太阳快要出来了，这里黑暗，以及黑夜底生物还能长存吗？

这水面笼罩着一层薄雾，像你迷离的眼湖！微风掠过河面，那涟漪的波纹是你眼皮下的皱褶。

岁月不留人呀，朋友！有时揽镜自照，惊觉时光已在你底眼皮下刻着它底足印时，你有什么感触呢？

你不至于唏嘘太息吧？

这些无情的皱褶，有时反显得智慧与富于诗韵呢！

现在，让我踱过桥那端去吧！

谁在这岸畔新筑了一间木屋？

你傍岸筑居的人家，你底木屋那么临进水隅，你不怕高潮淹来。一夜之间把它捲去么？

—— 我有鱼舟呢！它将装载我底一切。

撇开这一点忧虑，你一定生活得很写意？

—— 河滨之梦是凉快的！在炎热的岛国里也没有一丝暑意。

一些什么样的梦呢？什么色彩，什么图案，什么意匠？

—— 碎银翩翩的熠熠的鱼鳞；优闲自乐的舒卷的虾类；七彩缤纷的多姿的贝类；堕浪飘舞的婆娑的水草。

捏起水草，我便想起你屋前屋后像这样一片丰茂的水草。你不会把它们铲掉吧？

—— 但它们已高过窗棂。

不要铲掉它们！这一片翠绿使你底木屋增添一份安谧与宁静感。在那老远，我就被它吸引住了。

—— 那么，就唤它做绿屋吧！

绿是适当的形容词。

—— 进来歇足吗？水壶已沸响，我将款待你以清茗和温情。

谢谢你。趁着这明媚的晨光，我还要在外边多踱一会呢！

一九六〇年



心灵底灯塔

外头正在起风暴。像海洋，它掀起无边的怒涛。

我把窗户关紧，却把窗叶撑开。街灯底光从叶缝中漏进来，映在壁上。横的格子和竖的铁栏构成一幅齐整的图案。

—— 我想起这是一张有着方格子的原稿纸！

我底思维在格子间流连。我将涂划着一些什么感想呢？在这样的一个夜晚？

现在，窗外正在起风暴，而且滚着使人胆颤的巨雷。它摇撼着我底小楼像摇撼一间草舍。

我有所担忧么？

但我想我该担忧的将不是自己，而是许多更不幸的人们。我底住处虽然不牢，起码它不会就在今夜坍倒。

假如此刻有一个真正住在草寮的人家，他们和危险的距离不是更接近么？

假如此刻有一只船，它在海上遇到这样的风暴，它将如何避过这一阵灾难呢？

有一段日子，我担任着守夜的工作。我底身上裹着三件衣服，蜷缩在码头上一堆渔网底后头，犹觉得寒冷刺骨，无法闪避那凛冽的海风。可是，在那更寒冷更险恶的海上，此刻却有渔人在捕捞。

这时如果遽起风暴，他们将如何逃避呢？

“行船三分命”，你相信这句话吗？

现在，我底思维爬过了另外一行：

——我注意到那盏街灯。

在这个风雨交作的夜里，路上早已断绝了生物。没有猫、没有狗；人，当然是早已躲进被窝里去了。

然而，街灯却依旧执行着它底任务。

由于街灯，我想起那海之灯——灯塔。

刚才我不是想起海上的船么？现在联想起灯塔乃是很自然的事。

在苍茫无助中，渔人如果看见灯塔，他底兴奋一定是无可言喻的。虽然灯塔不能绝对拯救这垂危的生命，它使渔人看见了安全的地带，使他在绝望中暂时获得了一线希望是无可异议的。

所以有许多人歌颂灯塔，歌颂街灯。

但灯塔与街灯也有熄灭的时候。

比方：一棵树干底摧倒，使街灯在人们最需要它的时候断绝了电流；

或是，一个绝大的浪头抛来，把整座灯塔在眨眼间捲去；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于是，一切都陷入深甸甸的黑暗中，一切都失落了方向！

所以我说，完全靠赖街灯或灯塔不是很危险呢？

一个惯于夜来的人根本就用不着灯光引路；

一个老于航海的人也不全靠那些灯塔，时间与经验已在他底心灵里竖起一座更坚强，更可靠的灯塔，是以在失去光明的时刻他仍能摸索到岸上去。

深海中的鱼类通常都有自己底灯塔。在那冥冥的，无边黑暗的海洋里，他们用来照亮前方的路途以及护卫自己的生命。至于那些平日靠阳光生活的浅海的鱼群，一旦跌入这深海层时，他们底眼睛将失去了效能，而且将无助地抱头吟泣。

有过一段日子，我刚踏出家门，就遇着大风暴。舒适的日子不曾使我有过塑造灯塔的准备。在无边的黑暗里我失措、无助，如浅海的鱼群。于是我流连在悲哀的黄昏里，我拥抱着草头露，我祈冀着流萤光；而我最大的激动也不过是赞美那风灯，然后伤心流泪

在黑色的矮林里

半浮欲沉。

、 、 、 、 、 、 、 、 、 、 、 、 、 、 、

使你想得很远很远

且将为了一个

蕉日的惦念

而摇摇

坠入一棵伤心泪！

、 、 、 、 、 、 、 、

没有灯塔的人是多么地脆弱，一旦遇着了风暴！

所以我说，心灵底的灯塔才是可贵的。当你一面籍靠灯塔或街灯学步时，一面你要把心灵底那一座塑造起来。

现在，风暴已经过去了。周遭重来于宁静。

我推开窗户，让冷风与灯光大量地进来。

壁上的方格子底图案消逝了。我底思维暂时在此止步。

望着那黑暗的一方，我深深地吸进一口冷气。

至于我目前的灯塔呢，还微弱得很！

但认真地生活与堆叠的书籍能使它逐渐加强起来，我相信。

一九五九年

雨洒落在心原上

在枯燥的日子里，我对自己说：“下一阵豪雨吧！让我在泛滥的雨水沐浴。”当你没有约会，又不须出门办理一些生活上的琐事时，你呆在家里，看着窗外的雨丝无声地洒落在大地上，这时，你底心境是多么轻松！

雨丝是使人欢乐的。

一天清早，我推开大门。雾还未散，天洒着稀疏的雨。风很冷，路上没有人踪。景物一片灰蒙。雨丝无声洒落在草原上，软绵绵地，轻飘飘地。我觉得心境很宁静，很澄清。我觉得雨丝是洒落在我底心原上，一时间奇迹地开满了璀璨的鲜花。

我倚立在门口，望着雾气像一枝水笔，在林薄荒草上恣意渲染。它有时把景物烘托出来，有时又把景物隐掩下去。

忽然，在前面不远的空场上，我发觉肃立着五六十头的八哥。它们正襟危立，噤声不语，任雨丝披洒在身上，好像觉得很快乐，很舒服似的。

哦！八哥鸟，难道你也想借雨水洗涤身上的尘污吗？

我相信它们底羽毛一定濯得很干净。我期待着那一双双起飞时的，鲜明的羽翼！

这一阵雨开头虽然很小，可是待午后却越下越急，而且延续到晚上。竟是空前的豪雨！谁预料得到呢？次日清早，草场上已潴满一片潦水了。

潦水积在草地上，看去虽然静止，可是距近沟边去看去，那些水都拼命寻缝隙泄进沟里来。它们滔滔汨汨，好像说：“别以为我们停留在这空地上就满足。我们底目的是沟渠、河流、海洋。”

呵！这使我想起那些在水中打滚的草虫水蛙。它们一看见积水，就熙熙攘攘，非常兴奋，立刻就把它当作安乐窝。

记得去年雨季时，也是豪雨。潦水浸积得多几天，许多蝌蚪竟孵化出来了。它们在草根里钻来钻去，惹得一群小孩子仆仆跌跌，在泥水中打滚。可是好景不常驻，小蝌蚪们刚刚抽出两条腿儿时，潦水已经干枯了。现在，是轮到蝌蚪们在泥水中打滚了。往后的日子，你也可以想像得出的。

当天中午，因凉风习习，撩起我底游兴，便驱车出门。

车子在胶园椰林间奔走着。道路旁的大沟渠和胶园里的排水沟都涨满了水。有几处树木较阴翳的林间，还有草虫低吟着。显然地，它们以为夜还未尽呢！

我们转了好几个圈子，眼前豁然开朗：我意外地瞥见了北吉打底峰峦，像一窝龙蛇一般地在长天下奔走爬竄。雨后的长空，显得

特别凝蓝，使我觉得它是一片静止的，又无限深邃的海洋。

望着群山，望着蓝天，我翻囊倒篋，想寻拾一只适当的诗句，来抒咏这目前的美景；可是噢，噢，你看，在好几处谷壑间，竟纷纷冒起了行云，刹那间把一座山脉全给蒙蔽了。

雨是会再下的，这使人欢乐的雨。

一九五七年



辑四： 乡野眺望



我想起刚才窗口看见宿烟在林间漫步的情形，

我问自己道：

“能举步如宿烟一般潇洒么？”

我吸进一口新鲜的空气，

然后摒弃脑海里可有的琐屑和杂念，

只想起那山石林泉，

绿野田庄。

工作是多么愉快

我在横过菜园的小径上走过。

横过这一片菜园，便是我工作的学校了。

我走过一座独木桥。

我对木桥说：“朋友，你早！”

我对畦里的菜花长豆说：“孩子们，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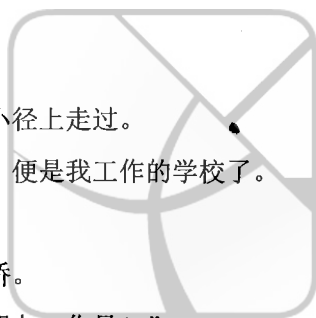
我也对菜农说：“兄弟，你们早！”

横过这一片菜园，我来到我工作的学校。

孩子们看见我，说道：“老师，您早！”

我在穿过闹市的街道上走过。

穿过这一段闹市，便是我工作的工厂了。



我停留在交通灯前。

我对交通灯说：“朋友，你早！”

我对摊上的水果糕饼说：“孩子们，早！”

我也对摊贩说：“兄弟，你们早！”

穿过这一段闹市，我来到我工作的工厂。

工友们看见我，说道：“兄弟，你早！”



一九六三年

本意



我站在椰树下。月亮在树梢上面。

我趁着夜凉，在小径上漫步。

一路走来，看见一棵椰树，心想歇一歇，便煞住脚步。

一只手撑着树干，这样站着，比较省力。晚风吹动我底发脚，
我底恤衫。

我觉得很凉爽，很轻松。

偶尔抬头，只见椰叶底影子纵横交迭，把我全身罩住。

—— 一袭罗网！

我吃了一惊。

多么悲哀，我竟自动投入罗网！

请相信我：这不是我底本意。

我只是信步走到这里，心想歇歇脚而已。

我将何以自拔呢？

要是在歇足之前，略向周遭望一眼，我就不会冒冒失失，走去树底下了。

(二)

友人屡受挫折，百无聊赖。我特地放下工作，邀他去清水湖畔走走。

我们并立在湖边。湖中映着两人底倒影——

“你还年青，潇洒；你还大有作为。”我说。

湖水涟漪，轻轻地拥抱着他，亲吻着他。

“现在，你可以振作起来了！”我满怀信心地，轻轻拍着他底肩膀。

可是，谁想得到，我一转身，他不声不响，一头便往水里栽下去！

请相信我：这不是我底本意。

我看他整日愁眉苦脸，萎靡不振，想带他出来散散心而已。

也许，我根本不应该带一个心灰意冷的人去走水滨，去登高楼，去爬山崖……

(三)

我提着短螯，在园圃里挖除草根。

一只小蚱蜢扑地跃起来，竟有二呎来高。

到底能跃多高呢？

我用螯撩拨草丛，蚱蜢又跃起来。

一只花雀从叶丛中伸出长喙，一口把蚱蜢吞下去。

蚱蜢掉进花雀底肚子里了，这是多么可怕又痛苦的感觉！

请相信我：这不是我底本意。

我只是好奇想知道蚱蜢能跃多高而已。

谁知花丛中也潜伏着杀机！

想当年孙大圣在妖怪底肚子里，拳打脚踢，把妖怪整的死去活来，连胜求饶，请大圣出来。可悲的蚱蜢没有神通，它是永远葬身鸟腹了。

一九九三年

白帆褐帆

少年时喜欢爬上高高的峰巅，眺望远方的海洋。

蔚蓝色的海上有鸟翼低飞，翩翩盘旋；

还有点点白帆，乘风破浪。

两者之间觉得鸟翼虽然轻灵矫健，总比不上帆影底沉着果敢。

从那时起，我便深深地爱上风帆。

当你年轻的时候，难道没有美丽的理想，远大的希望？

你在从小长大的乡镇里待久了，想不想到远方去流浪，去追求理想？

想不想去操纵自己底小船，趁长风，破远浪？

站在高山上，眺望远方的海洋，只见点点帆影，在汹涌的碧波上来往驰骋，多么骁悍！

你想驾驭自己底船，且先学习帆底坚毅和勇敢！

当我长大以后，我离开家乡，扬起生活之帆，在人海里漂航。

在这里，我遇到许多丑陋的嘴脸 ——

诡谲欺诈，推波助浪，

婢膝谄谀，挑拨离间……

他们都是暗礁险滩，遁伏在生活底海道上，使你防不胜防。

我底帆本来是白色的，我底心地也像帆一般纯白色无瑕；

现在我不得不把他泼上树汁，染成赭褐色。

褐色是保护色。褐帆更坚韧更耐用。

它能承受最猛烈最锐利的狂风暴浪。

褐色才是适应生活的颜色！

扬起赭褐色之帆，我在人海里飘航。

我以最大的坚决和最大的果敢，周旋于鬼蜮魍魉之间。

弱肉强吃，优胜劣败；

生活是无休止的斗争与挣扎！

而韶光易逝，年华老去，我只得退出险礁棋布的人海。

但我並沒有停止征棹；

我只是拨转方向，降低速度，继续前航。

我缓缓卸下褐帆，升上白帆。

白色本来是我最喜欢的颜色，

我必须还我本来之面目。

操着白帆之舟，我驶向更遥远的海湾。

这里风平浪静，没有斗争！

这里水更湛蓝，天更高耸，风更清爽！

我站在船舷上，摊开双臂，把风拥入我底胸膛。

我引吭高歌，
歌唱那白云之厅堂。

在无际无边的海洋上，我时常为天边一朵白云熟视凝睇而神
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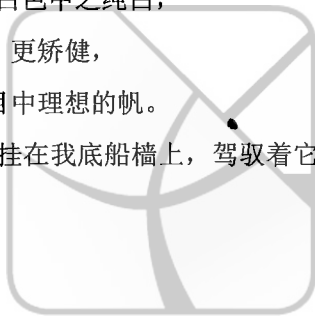
有时为了欣赏白云，迷失踟蹰，只得在浪涛上踌躇。
有时为了追踪白云，扯断缆绳，不能动弹，在风中彷徨。
但我並不因此沮丧，放弃我底探寻。

那白云，它是白色中之纯白，

它更大幅，更矫健，

它是我心目中理想的帆。

我是否能把它挂在我底船樯上，驾驭着它，驶向更遥远，更辽
阔的海天？



一九九〇年七月

贝壳长啸

在诗之海洋里，我只是沙滩上一枚贝壳，埋藏在沙堆里，潮来时细沙把我磋磨，潮退时海水把我淘涤。

长年累月，我底外表被雕镂得纤巧玲珑，外加七层水波地纹理。

我又採撷日升日落七彩之颜色，加诸我底外壳；

是以鸥鹭赞我美丽，诗人让我具备云之图案和霞之彩色。

但我却喑哑如一颗顽石。

我生长在海洋，我从海里走出来，却不会长啸，而且缺乏海洋底气魄。

我只得重新把自己深深掩埋在沙堆里，潜心谛听海洋底教诲，虚心向他学习。

潮起潮落有海洋底悲哀和快乐。

狂飙暴雨並不曾使他沮丧和屈服。

繁星满天时海洋诗兴闪烁，吟哦不休。

月明之夜里他高谈阔论，博古通今。

在风平浪静的日午里，潮水轻轻拍着堤防，是海洋叙说故事的时刻；

——航海家底故事，海盗船底故事，成功和失败的故事。

一个月里黑风高的晚上，风在唢哨、浪在咆哮，海洋发出凄厉激越的啸号。啸声响彻云霄。

海洋底啸声是一股巨大的力量。它摇撼着我、鞭策着我，使我毫不犹豫，拨开沙堆，屹立在沙滩上，面对着海洋；

——面对着波涛汹涌的海洋。

我引吭长啸，发出海洋一样的啸号。

其他贝壳也长啸，发出海洋一样的啸号。

贝壳们底啸声混和着海洋底啸声，在水面上疾走，迎着反荡回来的波涛，激起更大的澎湃。

有一天傍晚，一个青年把我拾起来，放在耳边。

他对同伴道：“你听、你听，这只贝壳有波涛底声音！”

同伴把贝壳贴近耳边，谛听了大半晌；

他抬头望海洋，凝视了大半晌；

然后才郑重地说道：“我听见潮水唼唼喋喋，海洋是在叙述远年的故事。”

“他在娓娓追叙航海家底故事、海盗船地故事、郑和、狄亚士、拨尔波亚、麦哲伦……”

“这分明是一部诗之海洋。我们把它带回去，放在书桌上仔细

贝壳长啸

阅读。”

贝壳对他们说：“熟读全部诗海还不够，你要时常走来海边，
倾听海洋底啸声，培养海洋气魄。”

一九九一年一月



云雾篇

今天我驱车经过一片郊野，看见在那丛林背后，伸出了一段白云。

在凝寂的蓝天下，这段闪亮的白云是一只有力的诱惑。如果你是一个罗曼蒂克的影子，你就会想起这一片恋人底手帕儿，在向你传送殷勤。如果你是一个老头子呢？你底想法也许不同了。你想它最好是拿来揩抹头发上的油垢，或是揩抹鼻涕。

噢，噢，怎么我会想起这些无聊的事情呢？我应该承认，我是觉得累乏极了，累乏极了！

太阳光严酷地逼射着大地，热风不断地猛扑过来，我底半边脸颊已经麻木了。

同车的是一位老妇人。她坐在我底左旁。风擦散了她底头发，她底眼睛眯成一条缝。她也许同样地感觉到这午风太讨厌吧！

如果那段白云是一条纱巾儿，替妇人把头发和脸颊扎起来，她一定会比较舒适一些的。

我记起来了 ——

昨天大清早我骑单车上市场去。经过河滨的时候，我竟不由自主地停车佇候在那儿。

你猜测我看到了什么呢？

—— 那桥洞，那桥洞给晨雾填塞了！

雾那么厚，那么浓，它几乎严封了整个桥洞。风有时虽曾把它撩散，但待风定后，它又凝结起来了。

罕逢的浓雾呵！

想那是一瓮陈年的佳酿，不知封藏了多少年代；但你已隐隐闻到那醉人的芳香。想那是一只深山石壑，终年让白云把它与尘世隔绝，里头高卧着一个甜酣的长梦。

你神往于这么一个地方？给你一条船，一把桨，你敢保证不会迷津，触礁？

我倚着我底单车，佇候在桥洞旁，我底脑袋里充塞着雾一般的踌躇。

云与雾，难道它们就没有半点征记与差异？依我底观点：雾较稚气，活泼，而云则成熟，庄稳。如果这个看法你不赞同，我也不坚持。其实它们是一对孪生姐妹，本来就难以辨认的。

—— 她们是一对姐妹花，

两伙儿酷似两桶水。

要是教她们肩并肩，

你管认不出谁是谁？

那一年，我们去攀登槟城升旗山。我们都怀着一颗共同的热

望：想站在山顶上眺望全岛底风光。可是待我们翻上山头的时候，却适逢山雨。

整个宇宙变成了一片白茫茫的海洋。万物都给它吞噬了。一阵阵棉絮似的气体，向你全身扑来。我们被包裹在里头，只觉得软绵绵，轻飘飘，根本就分不清哪是云，哪是雾？

如果要我载两者之间挑选，对于雾我是有更多喜悦的。我并不是爱它那一片迷蒙，这样你一定会讥讽我是一个不切实际的人。但是我将何以自释呢？

我曾经到一位朋友底山庄里去小住。我底辰课是到他屋后的园圃里去散步。那篱垣上攀附着无数野蔷薇。我在极短的时间内便习惯了去跟那些密叶鸟虫攀谈，或是谛听一滴水露掉落花泥的声响。

这一天，我照常出门，却遇重雾。

山庄底雾是浓郁的。望着那漫天的雾气，你觉得诗人把它喻作牛乳并不过分。

就在这里，在这个时辰，我发掘到一个奇迹——

我觉得雾里的山庄与园圃比平常格外妩媚动人。

由于雾蒙蔽了一切，我们不得不用神去探索。因为用神，我们找到了真正的美！（在这个世界上，每天不知有多少宝藏在人民地疏忽中溜走掉！）

然而，就在我流连低迷的当儿，我无意地触破了手指。我看着自己底鲜血滴在泥地上，我没有悲哀，反而觉得欣慰：

——这不也是雾底教训么，你说？

一九五八年

羊想

我们在海边散步。

风很劲，不断地拉扯我们底衣角，撩拨我们底发脚。

在椰林背后，一片白云冉冉地上升，升到半空，便撒散开来，这里一堆，那里一堆，在蔚蓝色的天空中，它们好像羊群在山坡上低头吃草。

绵羊是温驯的动物。它象征善良，友爱及孝道。

两次去英国小住。由伦敦搭火车往纽卡塞途中，就看见许多可爱的绵羊，在青草地上悠闲地啃草。它们有时也蹦蹦跳跳。身轻脚短，跃羊底姿态很优美。

在诺森伯兰郡底水獭岗上远眺：山坡下村落人家，绿草如茵，一堆堆白色的绵羊在跳跃奔跑，在低头吃草。

朔风怒号，雪花已开始飘飞，我裹着皮大氅，缠上围巾，臃臃肿肿，还觉得奇寒难耐，羊儿露天放牧，不怕被冻僵吗？

难道是它们底身上有御寒的厚毛？

难道是它们生长于斯，习惯了这里的风雪？

在热带长大的旅客，来到北国，象两条热带鱼，遇到这种天气，什么都不对劲。

现在，天边的云朵不知何时已被风驱散了。这里一堆，那里一堆的云片已消逝了。

天色已晚，小小羊儿已经回家了。

在海边散步，时常遇到涨潮。

浪涛从海外奔进港来，一涛比一涛高。浪头上激起一堆堆白色的浪花。人们管这些浪花叫做绵羊呢！

仔细端详，浪花果然象疾疾奔走的羊群。

浪涛驱赶着一群群绵羊到岸边来。

许多年前，在拾贝集里，我把牧童、贝壳、浪花和绵羊联串起来，编成一个故事，写下这样一首小诗——

曾有一个牧人
遗失了一群羊，
捡拾一枚贝壳
他吹起歌声幽伤。

海潮顷刻激荡
送来无数绵羊。
牧人挥动木杖
走进海底牧场。

在黄昏集里，我把浪花和羊群揉搓在白云里，写下这样一首小诗 ——

黄昏是一枝彩色笔。
你看他漫不经意地
那么勾撇几笔，
波涛就在西山上掀起。

黄昏是一枝水墨笔。
你看他漫不经意地
那么挥动几笔，
羊群就在西山上奔蹏。

大自然风情千种，你对她动了真情，你不会寂寞。你爱上小桥流水、青山白云、海洋贝壳、风帆鸦翼……他们就时时出现在你底眼帘，不管经历多少岁月，都会在你底笔尖下走出来。

提起羊群，我们都会想起那一则孺妇皆知，脍炙人口的“牧童和狼”的寓言。

这则寓言规劝孩童不要说谎，教育性很高。只是觉得作者对牧童底判决未免太严厉，太冷酷。

牧童因说谎而遭受狼吻？

记得我读二年级时，国文课本里就有“狼来了”。牧童说谎的结果只是狼把羊吃光而已。

牧童也是儿童。他底童心未泯，喜欢说谎，开玩笑，恶作剧；只是对象不该是叔叔伯伯。罚狼吃掉几只羊，罚他在山坡上嚎啕痛哭也就罢了。

你以为呢？

愿上帝不要惩罚他下地狱。今年是羊年，牧童是看羊的，应该带他上天堂。不然，叫他投胎再做牧童，恩准他在羊年说谎而狼不来，而羊只不折损。过了羊年，就要改过自新，不许再说谎，做一个诚实的，受人信赖的好牧童。阿门。



一九九一年三月

闲眺

今晨因为较迟起床，待推开窗门时，见东方已经破晓了。经过一夜甜甜的休憩后，能够见到这一片充满希望与幸福的晨光是可喜的！

平日为了生活，迟睡早起，起来又因时间匆促，不得不赶紧用了早点，浑浑浊浊地夹起公事袋，上办公室去。虽知晨光妩媚，也没有闲情去欣赏它。你领取了一份薪金，却把魂灵卖给魔鬼；谁敢说当年非议驴皮记里头那位主人翁不就是非议目前的自己呢？

只有在星期天，那才是你自己底日子。夜间你可以迟睡两个钟头，看看书，或写写文章。要是你有豪兴，索性来一个通宵不眠：你一面喝着浓酽的黑咖啡，一面写了一首又一首诗。这种享受我想只有箇中人领会，不足为外人道也。要是你没有灵感，你可以照常上床，明朝早一些起身。你不必赶着做晨间的琐事。你可以在窗前眺望，悠闲地啜饮着早晨醒脾的芳醴。

哦哦，朋友，一星期里头我们已出卖了六天，难道我们不该舒

适地，而且聪明地享受着这剩余的一天吗？如果你同我一样地是受薪阶级，你可同意我这个看法？如果你是雇主之流，你是否好意思再去干扰人家这宝贵的一天？想到这里，我们自然而然地想起一般不适趣的邻人，他们时常为了一些琐事，来向你东问西问，而且偏偏选择这么一个星期天；你想这个场面多尴尬！

今天当然也是星期天，我才有闲情来欣赏这窗外的晨景。刚才我说东方已经破晓了，一片晶莹的清光正照耀着大地。但这是大地并未苏醒。她像贪睡的懒人，此刻还在酣睡。她睡得那么熟，我想她一定是在做着个甜蜜的梦吧！

在我底周遭，这时苏醒的只有那昨夜的宿烟。昨天傍晚时分我看见它在林下熠熠地蹈跃了一阵子后，便慢慢地入睡了；谁知他此刻又醒转来，趁着晨风，在疏林间彳亍漫步着，那态度悠闲得像逸人隐士。你看他拖着长袍，默默无言；有时稍为驻足，向绿丛间顾盼了一阵，又继续前行。让我们猜度他此刻胸中蕴藏着一些什么高超的思绪：那在山石中潺湲的流水？那在云间徐飞的羽翼？抑是那饱蓄着露水的谷花？……

其实，这宿烟本身就是一首诗！

此刻伸展在我面前的这一片园地，不久以前还是一片绿叶郁结的橡树林。只因为它们底年纪老了，园主遂把它们全部砍去。这像我偶尔经过那里，看着满地的枯枝断杆，竟觉得非常怅惘，而且还惦念着那斑鸠和火鸡们底鸣声！

现在回想起来，觉得这个感触乃是多余的。这些橡树已经枯竭

了，为什么还要占有这一片地面呢？在那些蕉根柢的旁边，园主植下了成行的椰树苗。听说他改植椰子是预备将来蓄养鸡鸭母猪。目前椰树还未长大，他便种了一大片甘蔗和木薯。谁说他底计划不完善呢？

再说，橡林伐平了，我底视野随着扩大了。从我底窗口，我可以望见远方的菜圃瓜棚，以及那些更远的流水和人家。更可喜的，我还能窥见一角青山。我想近年来思流枯竭，也许就是侷促在这密林下，缺少青山和流水底滋润吧！

呵呵！我是多么想念孩提时和我朝夕相对的青山，那山上的行云，以及夜行人底火把！

大地已经完全清醒了。太阳已经放射出它底光芒。大路上人来人往：载青菜的、载鲜鱼的、上市场的、上工厂的……这些人组成了大地底细胞，开始认真地活动。我想我应该下楼去，在空场上沐浴着一会儿朝辉的。

当我掩上纱窗时，我无意中瞥见窗旁的芙蓉花，绽放了五六朵白色的大花。它们像刚由水里爬起来一样地沾满了水珠，而且显得那么鲜艳。

一只小花雀飞来歇在枝头上，整棵花树便摇曳不止。

小花雀底躯体比普通麻雀还要短小半截。它用弯弯的尖喙，伸进花心里吸取水露。早起的鸟儿有虫食；小花雀想是已吞噬了一条毛虫，此刻在补充水份。

吸过了水露，小花雀就要飞返芒果树梢，修理草窝；未雨绸缪，九月已经来临，季雨底脚步还会远吗？

我推开柴扉，走在露湿的草地上。

我想起刚才窗口看见宿烟在林间漫步的情形，我问自己道：
“能举步如宿烟一般潇洒么？”

我吸进一口新鲜的空气，然后摒弃脑海里可有的琐务和杂念，
只想起那山石林泉，绿野田庄。

当我重新举步时，觉得悠闲自得，无拘无束。也许此刻我底胸
中充塞着脱俗旷达的思绪吧。

一九六〇年



烟囱

在我憧憬着前途的年纪里，曾经滨海而居。

海上时常停泊着一两艘货轮。我向路人打听，它们打哪儿来，往何处去；然后在地图上寻找那些陌生的地名。

货轮多数装上两根烟囱。启碇时，两条墨龙便翩翩起舞，尾随着货轮离去。

墨龙使我深思不已！

往后我奔走四方，墨龙常在我身边。

当我踏入暮年以后，我就在一个小镇里定居。

我底屋前横摆着一艘大船，载着一船黑压压的油棕树。

船上也竖起两根烟囱，一根喷着黑烟，一根喷着白烟。船没启碇，黑白两条烟龙却日夜不停地飞舞，而且随着风势，东窜西窜；遇着逆风时，烟龙乱了阵脚，窜进我底小屋里。有时是黑烟在前，白烟随后；有时相反。

唉唉，在我这个年纪里，我只想倚仗柴门外，临风听鸟鸣。谁知这两条烟龙却时时提示我以人生之大道理——

浸溺在白烟阵里我底须发变得更白；

在黑烟阵里我底须发转黑。

须发变白变黑只在转瞬之间。

一九九七年十一月



野火

每天傍晚，我们喜欢扫集一堆干草枯叶，燃起一把野火来。

在郊野住久了，这个习惯是学习邻人的。

邻人说：“在傍晚燃起野火，可以驱除林下的湿气，又可驱逐蚊蚋虫豸。”

当火光慢慢地黯淡下去的时候，我们听见鸦阵打头顶上飞过。
于是，天真正黑暗下去了。

这个时候，我们便点亮了一盏煤油灯，在案上阅读着泰戈尔诗集、福楼拜底小说、屠格涅夫底散文。黯弱的灯光虽然不太令人满意，但我们都喜欢咀嚼着这带点苦味的，夜晚底静谧。像啜饮一杯纯黑的苦味的咖啡！

假如完全没有月色，夜底原野真实黑得像一杯咖啡！在这个时候，连平时那最不引人注意的，微弱的星光、烛光、甚至萤火，也使人怀念了。

于是，我自然而然地想起野火。

在伸手不辨指尖的原野里，野火还余下一小撮灰烬，在晚风中它一忽儿炽红起来，一忽儿黯淡下去。当周围的草被熏得干透时，它便乘着风势燃烧起来。

于是我看见火光在黑暗的原野上蹈跃，舞蹈。树干树叶也在火光里蹈跃，舞蹈。随着那哔剥哔剥的爆碎声，我底欢欣竟莫能喻比！

我对我底同伴嚷道：

—— 吹熄你底灯，来窗口看野火！

我们凭倚在窗棂上，默默地欣赏着野火，忘了时间底久暂。

我们亲切地凝注着那火光：当它燃烧起来的时候，我们欢跃，当它消熄下去的时候，我们哀叹；谁说这不是一首诗、一篇散文，而且是那么扣人心弦的？

许多年来，为了生活，我们到处为家，连最偏僻的村镇也住上好几年。

这里没有电流供应。在夜里，我们只有欣赏着野火。待火烟把蚊蚋驱逐殆尽后，我们便点亮了煤油灯，开始阅读。

没有车声，没有人声，只有虫鸣和野火底细语，随伴着我们底思维，在文字堆里探索。

在这段日子里，我们阅读了最多书籍。当我们读完一部著作时，我们底心胸竟像野火一般地明亮起来了。我们底思维若是乱草，当它被熏得干透时，会不会燃起熊熊的火焰？

想我是丑陋的昏鸦
拙嘴笨舌
学不成话
由于长年累月，接近野火
忍受到火熏灼
忍受到火煎烤
待思维足够干透时
另一堆熊熊野火将燃起
在心灵底原野上



一九五八年

两 锚 渡

我指着河边一丛绿竹，对镇上的人们说：

“这里以前是渡头！”

人们不相信地向我瞪着大眼。

我指着河滩上半截腐朽的断木柱，

“它是渡头底遗迹。”

人们大笑。

我佝偻着背，认真地说道：

“我是摆渡的舟子！”

人们笑得前俯后仰，一哄而散。

在以前，这里是一个小甘榜，种着几十棵椰子树，住着十几家口。每天——

卖菜的来搭渡，

卖鱼的来搭渡，

卖洋什的来搭渡；

人们来来往往，都在渡头等搭我底渡船。过河渡资不高，每次只收两分钱。这条河不知叫什么河。人们管叫这个渡头做两镔渡。那个年头生活程度低，两分钱可吃两碗白粥加一小碟咸炒花生。

两镔渡最热闹的日子是周末。

甘榜里的孩子们修满小学课程，都到城市去读中学。他们寄宿在城市里，周末返乡探望父母，同时补添零用钱。

这个时刻，渡头上挤着十多个青年学生。他们不停地说话，争论，玩笑。读英校的说英语，读华校的说华语。像一群八哥，一直闹个不停。

当船上载满这些学生时，我常常讲一些家乡底故事给他们听。我也没有忘记鼓励他们勤于学业，力求上进。我想我比他们年长几岁，而且比他们多读几本书，便倚老卖老，谆谆地教诲他们，希望他们牢记在心 ——

我指着船舷边疾疾流水，

光阴如流水，一去不回头；

珍惜时光，努力求学，不可怠惰；

少壮不努力，老大徒悲伤。

我叫他们观察潮水。

我把桨递给他们，去亲身体验逆水底阻力；

求学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

虚心学习，不可自满……

后来，当船遇着逆流时，一些学生便自告奋勇，替我操桨。

“船叔，逆水行舟，不进则退，我来替你划一程。”

许多年后，这些学生都学有所成，他们在城里任职或经商。慢慢地，逐家都搬到城里去居住了。

从此，卖菜的不来，

卖鱼的不来，

卖洋什的也绝了迹。

少了十几家人，少了这些商贩，渡头立刻冷落荒凉，几可罗雀。

我也因年老力衰，划船觉得很吃力，便改行去打短工。

不久，建筑商以高价买下甘榜，倒树填泥，建屋铺路。十六轮的长罗厘载来两根长钢骨，神手把它们搁架在河面，衔接了两岸，衔接通往城市底大道。

年青人驾了大型电单车，发出尖锐的怪声，在道上风驰电掣，表演高超的骑术。有谁想起这里以前是河，过河要搭渡。

渡头，木船和我，这个摆渡的舟子，一夜间都沦为历史垃圾。

数月后，人们陆陆续续搬进新居，商店新张启业，巴刹里鸡鸭鱼肉菜蔬具备，人们熙来攘往，讨价还价，市坊闹哄哄，俨然是一个小市镇。

我在河边摆地摊，卖水果。平日生意清淡，榴莲上市的时节，比较兴旺。镇上的人们都走来选榴莲。他们买下榴莲，就蹲在河岸边吃。

—— 他们凑巧蹲踞在渡头底旧址。

但是渡头已朽，木船也朽，它们都在风雨中被河水冲走。

而河水悠悠，依旧日夜不停流。

河水缄默，不能作证；我作证。

我佝偻着背，认真地对镇上的人们说：

“这里以前是渡头！”

“我是摆渡的舟子！”

他们笑得前俯后仰，一哄而散。

恍然间，我觉得这些蹲踞在河边吃榴莲的人都是来搭渡的。

他们在渡头上叫渡船。

“来啦，来啦！”我大声回应。

我左足在前，右足在后，站立成丁字形。

我上身前后摆摇，双手舞动木浆，由绿竹丛中撑船出来。

我发觉我划船的舞姿好美！

心闲手敏，稳若磐石，摆渡底生涯已把我练成操船的高手。

我已坠入忘我之境。

我欣赏着自己。

不知过了多久——

忽然，有人嚷道：

“榴莲伯，你在干什么？”

我清醒过来，“我干什么？”

“你摆动着身体，挥舞着双臂，不知你在干什么？”

我支吾道：“蹲太久了，起来松动松动筋骨呀！”

买榴莲的顾客都点头，微笑。

这一次，他们却深信我底话。

谢幕

历史老人捡拾

历史垃圾

他一路走来

捡拾了一些

遗弃了许多

轮轴在桥上驰走

谁还思量渡头

渡头木船和我

一个年迈的舟子

都沦为历史垃圾

等待老人捡拾

几番风雨

几度物换星移

渡头已腐，船也腐

流水会把它们载走

没有哀章，没有坟墓

戏出便这样结束

台幕抛落，又升起
而我，这出短剧底主角
步出台前
向世人鞠躬，谢幕
台幕不复升起。

一九九六年九月



水与桥

清早起来，对着一片潦水，淘淘湊湊，我底欢愉竟异常的鼓舞。草场上改了观，潦水把一切都淹漫了，我这才记起昨夜的雨水是多么地大！

现在，周遭一片沉寂，潦水浩浩漫漫，淹浸了全世界。浮云停留在水面；屋脊、橡林、旗杆都倒映在水面。微风掠过，激起极细极细的，像颤抖一般的涟漪。这些水波是那么细腻，它不但不足损害这画面底美，反而使它增添了一份妩媚。

对着这一片潦水，我像哲者似地想道：

——只要有半尺的水，它就能激起波纹的。

数不清的蜻蜓在水上兜飞。全绿的、深赤的、斑点的、短尾的以及长尾的，他们都疾疾地在水上兜飞；有时在水面轻掠，踢起水珠四溅。我猜想它们这时一定是在忙着产卵。为了下一代，只要找到一滴清水，它们就开始工作，好不犹豫。

看见蜻蜓，使我撩起了儿时一段趣事。

孩提时常到菜园里去玩。我最喜欢的是那些水窟。这里头除了小鱼虾外，还有田螺附在浮萍和薤菜上。我们最喜欢坐在岸石上，把双脚浸渍在水里，啃着一大段一大段的甘蔗。我们把蔗渣吐在水里，说是给鱼儿吃的。

那一天，我们又到菜园去。也是雨后。水窟里的水涨得与地面齐平。水里的薤菜开满了白色的花，也升到岸上来，跟那些野草闲花争妍。

我们照旧坐在岸石上啃甘蔗。由于水满，我们底玩兴更浓。

就在这时，一只蜻蜓飞来，红灿灿地停歇在一根薤菜茎上。在街坊长大的孩子，平日难得看见一只蜻蜓，何况又是一只红色的。我伸手想抓它；它惊觉，飞到另一根菜茎上去。我把身子伸向前去，不意脚下一滑，差点没溜到水里去。

到屋后都近去走走。

稻田沟洫里的水也涨得盈满。一座小桥已经半浸在水中了。平日看惯桥梁高高地架放在两岸上，此刻见它被水浸着，竟觉得有讽刺的意味。

说是桥，它不过是一根横木，搁置在沟洫底两端而已。然而，这已经是很好了。它已负起越渡的作用。比如那一次我们在胶园里，就是因为找不到一根桥梁，才迫得半途折返。

前提驱车出外，经过一条河道时，看见一座旧的桥骨，浸淫在水里。我们底车是在新筑的水泥桥上驰过，这座旧木桥早已经拆毁不用了。几根桥柱，像骨干似地浸在河里：有的部分尚完好无损，有的部分已经被水腐蚀了。

其中有一根桥骨，不知何时已被水扭断：其一端失去重心，插在水底；断折的一端遂高高地竖立于水面，锋利叉锐如刀戟的断口指向天空，摆出一个不平的姿势，向每一个过桥的行人控诉。

我觉得我很难过。我想我是了解桥底悲哀的。

一九五九年十二月



粉红色的桥

像猫儿拱了四次弓腰，铁桥打着四个半弧，伸展过辽阔的河面。

远山近水，绿树红瓦，谁还把铁桥涂上新鲜醒目的银白色？

巍峨壮大的铁桥，跨立在河岸上，衔接南北交通之要道。它稳实，矜持；它好像知道自己扮演的角色，在阳光下闪耀着令人目眩的银光。

有一次傍晚，我和妻在河滨踱步。

夕阳刚好消隐，天边浮起一片彩霞。这多彩的晚霞把银白色的铁桥镀上一层绯红。

——一座粉红色的桥！多么罗曼蒂克！

妻指着铁桥喜叫起来。

我提议道：“自从铁桥改建以后，我们还未曾去桥上走过呢！”

我们站在桥上。黄昏这一段时刻车辆并不多，空气还未曾被污染。

河风很凉爽，时时撩扬我们底衣裙和发鬓。河水在退潮，浊黄的水流正疾疾往下游退去。

河流打从胶林背后作四十五度的伸转出来，水势收煞不住，都汇注在桥柱底下打漩涡。

河上漂满水橄榄，野芋叶。它们都倔强地把绿叶儿高高地挺出水面，不让泥水污沾。

这些水生植物本来是滋长在上游的浅滩或汀渚上的。此刻在河上四散漂流，大概是涨潮时被河水带走的吧！

它们随着流水，来到桥下时，都不由自主地全给漩涡留下，像走马灯似地团团打着转，不能再向下游流去。

桥柱下阻塞着一大堆失去家园，彷徨无助的水橄榄和野芋叶。

岸边阿答丛中，一个女孩赤足涉水，乘机在打捞这些水生植物。她底手中握着一根长竹竿，竿端安着一个钩子。这样，微弯着身子，她不断地打捞着。她把捞到的叶丛都抛进一只竹筐里。

有一次，一大丛水橄榄漂得离岸远一些，女孩把身子倾侧过度，脚上一滑，差点没滑到河里去。

我立刻向她警戒道：

“阿惹，当心跌下水里。那些螺旋涡不是玩的。”

她抬起头来笑一笑，应道：

“老师，不怕的。习惯了，我不会跌倒。”

“你是学生？”

“我读四年级。”

“你住在这里？”

“我住在里面。那里有许多人家。”

“这里有很多学生吗？”

“很多，老师。”

“你捞这些叶子做什么？”

“猪吃的。”

是这么穷苦的孩子！我知道她等刻回去还要帮人家把这些叶子洗净，剁碎，加上椰粕壳糠，煮熟了做猪的饲料。

农家贫苦，猪也被迫吃这些粗糙的食物。

谁想得到？在这么幽美清静的桥上，会暗藏着一段痛苦的插曲！

在远处眺望银白色的铁桥，它是多够幸福和雅丽！多少个夜晚，它饰缀着我底梦境；而第二天醒来时，又让我把它饰缀着我底诗篇！

今天，我终于跑到这座桥上来了，我开始的欢悦是可想而得的。我暗地里寻思：我要用点心思观察一番，回去写一首歌颂铁桥的诗篇。

然而，谁知道，在这桥底下住着许多贫苦的人家。他们大多数都没有固定的职业，只靠种几畦菜，养几头牲口过日子。

要是我今天不跑到这桥上来，要是我永远仅站在远处眺望，我会发现这个隐情吗？

我对自己说：也不要仅站在桥上观望。改天跑到桥下去，沿着河流两岸，去访问这些人，其中有许多是学生家长呢！

呵！夕阳
把幸福的铁桥
镀上绯红，
而青山
却深深地
蒙蔽在云雾中。

养猪的女孩

夜夜梦见

河上漂满芋叶，

浊黄的河水

像桥下人家

潦倒贫穷。

夕阳，你何不

揭开云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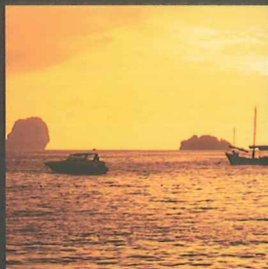
让青山走出台前？

河水，你几时

澄清泥沙

还你清丽的容颜？

一九六〇年



回忆※它是昔日的芬芳

给你一只兔网去黄昏底岸畔打捞
回忆之花朵缀串回忆之花环，
在你暮年的案上吐放昔日的芬芳。



漫延书房

ISBN 978-967-0565-17-0



9 789670 565170 >

定价 RM25.00